
海得拉巴 - GAC 公报起草会议

2016 年 11 月 8 日（星期二） - 13:30 - 18:00（印度标准时间）

ICANN57 | 印度，海得拉巴

施耐德 (SCHNEIDER) 主席：感谢诸位到场出席会议，会议要开始了。你们已经收到了公报的最新草案，其中有两件事宜我要提醒大家注意，这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需要清楚地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两件事宜。

其中一件事是 GAC 参与到了负责组织和拍卖收益跨社群工作组中。另一件事是我们如何对待 SSR 审核小组，在该小组中我们会支持或不推荐部分候选人加入七个 SO/AC 之一的 GAC。

先从拍卖收益工作组开始说起，正如奥尔加 (Olga) 之前提到过的，她加入了起草小组。基本上而言，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也就是说需要我们作出决定的事宜是，我们是否愿意采纳章程并与跨社群工作组签署合同。接下来，我们将成为该跨社群工作组的成员。

你们知道，在移交工作的过程中我们所效力的 CCWG 意味着什么。

我们将从 GAC 中挑选最多 5 名成员加入这个跨社群工作组。当然，每个人都可以作为参与者参加，而成员们对此有投票权。

注：以下内容为针对音频文件的誊写文本。尽管文本誊写稿基本准确，但也可因音频不清晰和语法纠正而导致文本不完整或不准确。该文本仅为原始音频文件的补充文件，不应视作权威记录。

稍后我们会有请奥尔加讲话。只有一个重要点需要注意。我认为指导性问题是，这个工作组是否有公共利益？同时为了避免出现任何误解，根据章程的规定，CCWG 工作组的成立不是为了决定如何处理资金。因此，这不仅仅关乎资金的分配问题。但唯一且重要的问题在于，制定用于实际分配资金的流程。

所以，流程才是唯一的关键所在。那么，实际分配资金的方式是前途无量还是后果严重呢，不。事实并非如此。只需要制定流程即可。问题在于：你们认为 GAC 参与资金处理流程的完善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吗？

接下来有请奥尔加讲话，因为一直以来她都在关注这个问题。她对 GAC 应当参与的工作提出了建议，我们应当花几分钟时间快速了解她的建议，并看看我们是否能接受这样的建议，大家是否都没有异议。

如果有异议，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周通过电子方式来解决异议，并就我们是否愿意参与相关工作达成一致。

接下来有请奥尔加为我们介绍详细信息。谢谢！

奥尔加·卡瓦利 (OLGA CAVALLI): 谢谢主席！正如主席刚才所提到的，我加入了负责为跨社群工作组编制章程的起草小组。

GAC 的当务之急是是否接受该章程。这是第一步。

接下来，会被要求加入跨社群工作组，而每个 SO 和 AC 将会发展成为，或者可能想要发展成为一个章程组织，最多可以任命 5 位成员。

由 GNSO 的 乔纳森·罗宾逊 (Jonathan Robinson) 担任起草小组的主席，由 ALAC 主席担任联合主席——接下来，有请艾伦·格林伯格 (Alan Greenberg)。非常感谢。今天我的英语说得不是很顺畅。我的英语不好。

有三位董事会成员参与进来。我是唯一一位来自 GAC 的参与成员。我们有来自 NRO 的成员，我想是这样的。虽然是一个小团体，但却非常活跃。

说到草案，我认为做得不错。我已经在领导团队中间传阅过该文件了。我不知道全体 GAC 成员是否都收到了这份草案。我想可能没有。因此我的建议是，GAC 应当是一个章程组织。正如主席刚刚所说的那样，设立跨社群工作组是为了制定资金分配的规则，而不是分配资金。那么在制定规则的过程中，就必须听取来自政府方面的意见和观点。

今天早上我听到同事爱丽丝 (Alice) 也这样说过，她所领导的工作组的成员也有兴趣参与资金分配规则的制定。

所以，当然要记住这一点。所有这些工作组为全球参与和全面参与而开放。我就说到这里。谢谢！

施耐德主席：

因此奥尔加提供给你们们的建议是采纳章程。当然，你必须给我们一些时间来阅读章程，确保我们不会遗漏其中的任何内容。但这项建议的意思是说，除非我们能发现问题，否则我们倾向于采纳章程，并且认为 GAC 在下一个阶段定义资金分配角色的过程中担任章程组织是符合公共利益的。

我看伊朗代表请求发言。

伊朗代表：

是的，我简单说几句。在爱丽丝工作组中，我提出了大家都考虑到的问题，如果章程得到批准，GAC 成为章程组织，我是看不到有任何问题的，那么为什么 GAC 不能成为章程组织，为什么我们不能担任成员呢？但同时我也提出成立后的工作组为国家的延伸地区、服务欠缺的国家/地区分配部分资金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出席该次会议的其中一位董事会成员也支持我的观点。他们认为，要做事，必须得参与其中。这就意味着 GAC 应当加入到工作组中。他们鼓励我说，如果你有任何意见，可以来工作组商谈，或者其他 GAC 成员想要这么做也是可以的。如果你不来，就没有发言权。这样一说就很清楚了。因此我们谈论的是要参与其中，而不是整个问题。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

至于在为服务欠缺的国家/地区分配部分资金方面，总会有办法解决的。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这么说你是支持我们作为章程组织加入此工作组的。我看到法国代表有话要说。

法国代表： 是的。谢谢主席！我认为 GAC 绝对应当加入到此工作组中并担任章程组织。就像奥尔加说的那样，这是关乎如何分配拍卖收益的流程的问题。所以它实际上并不是关乎选择谁或哪个组织的决定。

我认为，GAC 必须要参与到工作组中，才能确保在制定资金分配规则的过程中考虑到公共利益，例如，考虑多样性、服务欠缺地区、数字鸿沟等，或者就像卡沃斯 (Kavouss) 说的那样，将服务范围延伸到部分国家/地区。当然，如果我们已经有一些 GAC 成员想要参与进来，并且自愿成为工作组的成员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那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了。但如果我们设法弄清楚的话，法国支持 GAC 成为章程组织。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非洲联盟委员会代表。

非洲联盟委员会代表： 谢谢！我们与服务欠缺地区工作组进行过这方面的讨论，并且我们同样支持法国代表和其他同事所论述的关于 GCA 在加入跨社群工作组以确定拍卖收益分配流程方面的重要性。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是否有人对我们加入此工作组存有很大顾虑？没有。接下来有请埃及代表。

埃及代表： 没有顾虑。但这也提醒了我们要在 GAC 秘书处资金分配中提及这一点。因此，我们需要切实了解该流程，并亲自探访服务欠缺地区和 GAC 秘书处。

施耐德主席： 谢谢！很好的观点。所以基本上来说，我们达成的观点是，GAC 应当成为章程组织，但我们并没有白纸黑字立据为凭，而是说我们给大家 14 天的时间来通过章程，这是因为我们所有人并不是真正有这样的机会。如果在此期间没有人提出顾虑，则我们需要在 14 天之后进行讨论，最终达成我们是否加入该工作组的决定。当然，存在的问题是，选择 GAC 中的多少位成员以及哪些成员加入到工作组中？我不认为我们现在有足够多的时间就此展开讨论，因为我们必须要三思而后行。我猜如果你们有兴趣加入到工作组中，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在接下来约两周的时间，我们会尝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会立即设定截止时间。我不知道确定成员的确切截止时间是什么，因为总会有一个截止时间。是否已经设定了截止时间，还是没有设定截止时间，奥尔加，你知道吗？

奥尔加·卡瓦利：我们要做的是传达我们接受该草案的消息。这是下一步要做的事情。

施耐德主席：这是第一步。好的。好，有请伊朗代表。

伊朗代表：我们不会立即就成立工作组。我之前也告诉过董事会成员，我的想法是，在第 2 个工作阶段我们会非常忙碌。而她的回答是，只有当她同意了工作组的理念之后，我们才会花时间作进一步讨论。因此我们不应草率行事。但我们必须清楚明白地告诉他们，我们有兴趣担任章程小组，并且我们将会提供成员。回答完毕。谢谢！

施耐德主席：好的。感谢你说明这点。我们都十分清楚 14 天的期限，它是为了确保不会出现我们目前遗忘的任何问题。我们将会作为章程组织加入到该工作组中。谢谢！这一点已经达成共识。

第二件事就是安全性、稳定性、灵活性等等，小组的名称是审核小组。但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具体流程，因为这也是我们首次应用新的章程。实际上，在应用章程之前需要先征求专家的意见。在此过程中，系统会出现一个过渡期。但

我们刚才也已经简单提到过了，实际情况是每个 SO 和 AC 最多可以任命三位成员，基本上来说，我们可以推荐七位人员，但假设如果我们建议三位成员或更少成员，则他们将自动加入该小组。

我们所有人都发出了关于此问题的大量电子邮件。我们有三位候选人自称是 GAC 的相关人员。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们与 GAC 的相关程度、他们所述是否属实，但这并不是 GAC 推荐这些人员的约束条件。

如果我们认为他们是 GAC 的相关人员，并且对 ICANN 员工进行了专业技能方面的评估的话，我们可以了解所有候选人在履行其专业技能方面的水平。但我们应该先有所了解，接下来再作进一步的打算。据我所知，截止时间只是暂时性的，并且将于 12 月中旬确定。应于 12 月中旬建立起审核小组，并于 1 月投入工作。但我们应当达成共识，是否需要超过三名成员？我觉得这样不合理。我听说有些其他 SO 和 AC 提议仅推荐一到两名成员。如果每个人都提议任命三名成员，则工作组的人数为 21 位，与之前通常由 15 到 17 人组成的审核小组相比较，工作组的规模过大。如果我们可以决定的话，还可以决定只推荐一到两名人员。我们还可以探讨与 GAC 不相关的所谓独立专家，这虽然有点偏离事件正题，但到目前为止，在以前的系统中，GAC 的主席由 ICANN 的 CEO 担任，他们负责从候选人中挑选成员。

许多与某个特殊小组不相关的独立人员纷纷入选。这一次，如果每个人都推荐两到三名人员，就没有独立人员的空位了。而特定问题是可以咨询这类独立人员的。我们可以考虑是否推荐除三位自称是 GAC 相关人员的候选人外的其他人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说得已经够多了。基本上来说，考虑到我们的时间，我的建议是，你们是否会同意在接下来的数天和数周由领导团队更仔细地进行研究，然后向你们建议最多三位人员，并提供关于我们为何推荐这些人员背后的原因？接下来，你们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展开探讨，并尝试在特定的截止时间内通过电子邮件方式达成共识？如果有人能提出非常明确的观点，或者清楚地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从而为我们的工作提供指导，这对我们来说当然很有帮助。下面我会把发言机会留给你们。可能几位代表都有话说。

那么请非常快速地告诉我们你认为我刚刚概述的内容是否有道理，或者你是否愿意向我们提供关于探讨自称是 GAC 相关人员的更为具体的指导，以及从你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有何意义，或者你是否会将选择权交给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形成一个小组，其中包括主席以及新晋和离职的副主席。事实上将会由 10 人负责对此进行探讨。接下来有请代表们发言，提供关于我们的建议的快速反馈，以及你是否会采纳此建议。伊朗代表请讲。谢谢！

伊朗代表:

谢谢主席！很高兴能交由 10 位人员来探讨该事宜。如果有人自愿担任此工作，我们也非常欢迎，但前提条件是他们有空闲时间、能够投入精力并且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们通过行动参与其中，而不是通过名字参与。我就曾经看到过有些代表或成员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会议中。

甚至在聊天或讨论当中也没有提及他们的名字，但名字只是一个代号。我要讲的就是这些。我不想披露任何人的名字，但我想告诉那些候选人，请自我认定你是否真的可以投入自己的精力并且有空闲时间。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是否有其他看法，支持、反对或提出意见？我是否可以认为没人想要发表意见了，你们基本上都同意这一建议？好的。谢谢！我们将尽最大努力进行相关的研究调查，当然，需要在能干的支持员工和秘书处的支持下，所有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好的。现在我终于可以休息两个小时了，接下来由汤姆 (Tom) 完成公报的所有相关工作。当然，接下来的两分钟我仍然还会坐在这里。不会。

接下来我会把话筒交给汤姆介绍公报事宜。我们已尝试吸纳所有的意见。但是这些问题都已经讨论过了，尤其是根据最近的讨论等等，例如，我们已经就 ISO 问题与董事会和 GNSO 进行了探讨，此外我还和许多其他人进行过一些非正式的讨论，这

是因为不断有人到我们这里来探讨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提出的建议与其他建议，例如 IGO 之前发送给我们的建议有所不同。我们很乐意解释原因。当然，我们听从你的意见。

通过使用双字符代码，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应反思决策存在的问题，而不是草率做出决定。我们可以与董事会进行讨论。此外，你还可以反思董事会今天早上做出的决定等等。由于做出决定之后发生的一些事，相较于发送时文字可能有所变化。

接下来有请汤姆讲话。和平时一样，他仍然会逐个部分地审阅文件，在必要的情况下，还会解释我们为何会建议你从此文字开始。第一遍阅读时，我们也可以逐个部分的浏览文件。

我们只添加备注，并不会过多地探讨细节。我们会备注是否对所写文字的正确方向达成基本一致，文字是否合适或者我们必须完善文字，是否因为我们未对文字的方向或范围等达成一致而对更基础的讨论有基本需求。

就是这些，我们不会探讨更多细节。我们只是尝试浏览整个文件并标识出热点内容，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进行第二遍阅读时知道如何排列资源的优先级。

好的，请伊朗代表发言。

伊朗代表：

谢谢主席。

我提供的意见只供你考虑，公报的所有方都非常重要，但我建议先从 GAC 建议开始着手，这样可以给我们一点时间来对此进行反思。但并不是 [音频不清晰] 介绍和反对文件用词。探讨 GAC 建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细腻、更为敏感的部分。浏览整个文件，然后回到最开头的部分，下次再对 GAC 建议进行第二遍阅读。

这更为重要，而不是把所有事宜都留到任何夜晚，无论是今晚还是明晚的午夜处理。

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非常感谢你在帮助我们提高工作效率方面所做的努力。我认为如果我们这样做，这实际上是第一遍阅读。我们不会对每个初始部分花费超过两分钟或一分钟的时间，但只要读上一次，我们就可以说，好的，这部分完成了。因为我们甚至都不需要进行探讨。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建议第一遍阅读，我们按照编写方式浏览文件，然后基本上可以抛开我们知道的一切，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确定留给剩余部分的时间。如果你没有异议，伊朗代表，我更愿意按照文字编写方式进行第一遍阅读，并去掉我们已有的项目。

伊朗代表：

但我们不需要逐字阅读。这太耗时了。

施耐德主席：

好的。这是个不错的建议，我们可以这样做。好的。我们不进行阅读。你刚刚说这是第一遍阅读，是介绍部分，每个人都可以进行阅读。如果有帮助，我很乐意沿用这一方法。

好的。让我们像这样做吧。

接下来汤姆将会介绍其中的部分，但不会进行阅读。如果是建议的话，只有当关于建议部分时，才会开始阅读。

好的。谢谢！

请汤姆发言。

汤姆·戴尔 (TOM DALE)：

谢谢你，托马斯 (Thomas)。我想我理解你的意思。当然这样我就可以少说点话了。

屏幕上的文字与我约 15 分钟之前通过 GAC 邮件列表传阅的文件相同；懂了吗？其中包含成员尽早提出的大量更改。为保证内容明确，

简介部分非常直接。其中一些部分陈述了关于董事会会议的事实情况。与 GNSO 的会议。与 ccNSO 的会议。GAC 与 ALAC 的会议。其中涉及到重点议题会议的事实情况，GAC 也参与其中。就外展活动向主办方表示感谢的备忘录。关于 GAC 参与社群工作和安排问题的备忘录。

按照这种格式，还会有 GAC 内部事宜的部分。我们还要欢迎一位新成员的加入。备注出主席和副主席的选举结果。

备注出 BGRI 部分。GAC 工作组之后的一系列更新。接下来我会浏览上述内容。只是滚动浏览这些内容。这些都是工作组的事实情况更新。

施耐德主席： 我们不想阅读，我们不想读出这部分内容。好的。

汤姆·戴尔： 谢谢！好。

今天早晨，许多国家/地区提出了关于 GAC 加入 NomCom 的声明。最后，是关于独立 GAC 秘书处的声明。

公报处理的下一个部分通常都是 IANA 管理权移交以及增强 ICANN 问责制的问题，这是一个单独的部分。

接下来是相关声明，以及关于其他问题的部分，具体如下所示：与 CCT 审核小组的会议，GAC 召开的关于新的通用顶级域名政策问题的全体出席会议，关于 GAC 就商标信息交换中心的审核所进行讨论的简报，WEB 选项问题的声明，并且只是添加备注，因为这些内容都不是我提供的，我非常抱歉。我不很清楚。可能是欧洲委员会或阿根廷提供的。很抱歉我不

知道是谁提供了这些内容。还有可能是 GAC 成员。我并不是在弥补自己的过错。

还有关于 IGO 名称和缩写保护的部分。这是秘鲁提交的声明。是。具体来说，是联合国秘书处写给 ICANN 的信件。接下来的部分从 GAC 向董事会提出的建议开始。要读出来吗？我说得正确吗？谢谢！

GAC 向理事会提出的以下建议是根据 ICANN 章程中规定的协商一致意见达成的。

现在，是符合新章程的声明。

公报草案中的建议的第一个元素关乎未来通用顶级域名、政策和程序以及流程和时间安排。GAC 建议 ICANN 董事会重申其在赫尔辛基公报中提出的有关未来通用顶级域名政策和程序制定所需的流程和时间安排的建议。此建议的理由与 GAC 赫尔辛基公报中所载的理由相同，GAC 尚未收到董事会的任何答复。

施耐德主席：

我认为在阅读完每个部分之后，应要求大家提出意见。对此部分有任何意见吗？还有任何问题吗？

如果你没有意见，我们假设你同意相关文字。

伊朗代表请讲。

伊朗代表： 我不知道这是意见还是信息。是的，董事会没有考虑我们的建议，这一点很清楚，但在此期间，董事会写信给 GNSO，GNSO 委员会再写信给处理新一轮次的通用顶级域名的工作组，信中可以这样说，好吧，在完成之前，我们可以开始做点什么吗？这样表达的意思就很清楚了，他们并没有考虑我们的建议。

他们想要在未完成研究的情况下就打开新的通用顶级域名。是否做出回应，完全取决于你。这是加入工作组后得出的信息，可以任凭你处置。

董事会尚未回复，但他们采取的行动就是这样。这就意味着有 [音频不清晰] 公报。他们想要开始。他们准备好要推送。

因此我们是否行动，完全取决于你。我只想要告诉你们，流程就是这样的。

施耐德主席： 谢谢伊朗代表。但你不建议我们更改文字中的任何内容。我们通常会引用其中的文字，并等待他们接受或拒绝建议的回复。我说得正确吗？好的。谢谢！

汤姆·戴尔： 抱歉！我相信中国代表有话要说。

中国代表： 谢谢主席！谢谢汤姆。

就 GAC 加入 NomCom 而言，我想在段落中加入中国的名字，因为我们同意阿根廷制定的实质性内容。

谢谢！

汤姆·戴尔： 谢谢！清楚了。公报的这一部分将会予以修订。

谢谢！

如果你们没有其他意见，我将宣读 GAC 向董事会提出的建议的下一部分。

该建议是由公共安全工作组草拟的，从本质上来说，它与两周前传阅给你们的零草案中的建议是相同的。内容如下：GAC 建议 ICANN 董事会对本公报附件一中列出的问题做出书面答复。公报随附了一系列问题，因为它是几个星期前的零草案。你们在屏幕上可以看到理由。

施耐德主席： 对此文字还有任何意见或问题吗？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进入下个环节了。

抱歉！我叫爱丽丝，来自非洲联盟委员会。

非洲联盟委员会代表： 是关于域名滥用的。我们提供了给定日期的其他文字，要求 ICANN 能够在哥本哈根会议召开之前至少五周回复。

我希望这是可接受的建议。这样 GAC 才有探讨的时间。

施耐德主席： 鉴于我们在数据方面的经验，我认为这可能有助于澄清直到那时的期望。

非洲联盟委员会代表： 谢谢！

施耐德主席： 如果没有争议的话，我们会加入日期。从某种程度来看，明显是遗漏了。

非洲联盟委员会代表： 谢谢！

汤姆·戴尔： 谢谢你，托马斯 (Thomas)。

爱丽丝，没错，你今天早上确实提供了这封信，却被忽略了。在准备的时候，我承认忽略了一些事情，我感到很抱歉。

GAC 向董事会提出的建议的下一个部分与第二级别使用的双字符国家和地区代码有关。内容如下：GAC 向 ICANN 董事会建议：第一，接受 GAC 赫尔辛基公报中关于第二级别双字符国家和地区名称的建议；第二，以及时和透明的方式处理此问题，以便 GAC 与董事会之间进行适当的互动，并且在 ICANN 采取行动之前处理 GAC 建议时遵循 GAC 章程中的程序。

你们可能还记得，这是今天上午就主席决议与董事会所展开的讨论主题。还有其他一些信息目前尚未在公报中反映出来。

谢谢你，托马斯。

好的。应托马斯的要求，我会完成理由的阅读。

在时间安排和透明度方面，针对赫尔辛基公报中关于此事宜的建议所提供的理由仍然有效。在编写海得拉巴公报时，董事会没有对赫尔辛基公报作出答复，这并不 [音频不清晰] 能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

当然，截至今天上午，B 类型并不是严格正确的，现在只是留给你们讨论。

谢谢你，托马斯。

施耐德主席：

谢谢！

伊朗代表请讲。

伊朗代表：

我想问两个问题。事实上，我有一个意见。汤姆，我建议你可以将“接受”一词改为“考虑”。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建议被接受或不被接受。他们得考虑我们的建议，而不一定接受。这只是编辑意见。

我仍然不太清楚第二个用词。表达的意思太模棱两可了。他们可能不理解。你是否可以进一步阐明要告诉他们些什么？遵循章程？他们遵循章程。

第二个用词中包含哪些信息？

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我认为我们必须谨慎使用“考虑”一词，因为我们有过一些经验。考虑并不意味着遵从。或许我们可以使用“遵从”一词取代“接受”，因为听起来行动更迅速一些。但如果我们说“考虑”，那么答复就是“是的，我们当然会考虑到这一点。”

所以，我们应该非常小心。这也是我坐在会议室与董事会交流的过程中学到的东西，我们需要非常清楚地了解关于期望的用词。

我的经验是，如果我们说“考虑”，并不意味着我们期望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能按照我们建议的去做。

如果我们说“遵从”，就更能明确我们的期望是什么了。如果对你来说“遵从”一词没有不妥的话，我认为我们会使用“遵从”一词。

抱歉，你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或许你可以继续阐述你的第二点内容，汤姆，你知道第二点是什么吗？关于第二点内容。

伊朗代表，是否可以重复你的第二点内容？

伊朗代表：

我的问题，我的意见是，文字表达的意思不够清楚。要及时、透明地处理这个问题。好的。这样，GAC 和理事会之间便能进行适当的互动，并遵循章程中的程序。

你想要告诉他们些什么？他们会按你所说的去做。他们会考虑你的建议。如果他们同意，则会表示同意。如果他们不同意，则会表示拒绝。即便他们拒绝，由于是协商一致建议，他们还会回来找你的。

那么在第二点中我们要传达哪些信息呢？

施耐德主席：

这是表达对情况的反思的建议，至少根据我们收集的信息来看是这样的。如果你发现有不同之处，请予以更正。

在此决议中，他们说他们考虑了该建议，但没有通知我们——在今天上午采取行动之前，他们没有通知 GAC，并说我们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我们接受建议，以及我们将如何实施。或者他们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是接受还是拒绝该建议。因为如果他们回来找我们并说，“我们拒绝这个建议”，将会是这样的程序，先与我们交谈并找到双方接受的解决方案，然后再采取行动。

因此，这只是个反映情况的建议，我们期望他们在做出决定之前能告诉我们是接受还是拒绝建议。这就是我的想法。

首先，告诉我们你的想法，你是否想要看到其他人反映情况。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反映的方式是否适当，你是否期望有不同的反映方式。这就是我们向你提出的问题。

伊朗代表请讲。

伊朗代表：

为什么我们不说你刚刚所说的话？你说的更好一些，比这种说法要好。这种说法过于官方，不明确且模棱两可。把你刚刚所说的内容加进来。

谢谢！不要不好意思。

施耐德主席： 好的。所以伊朗建议我们说我刚刚所说的话，无论是什么。我们可以在文字记录中找到相关内容。

其他人是否支持这一观点？是否对引用该内容有任何异议？

似乎大家没什么意见。我们会尝试表达得更清楚一点。

汤姆。

汤姆·戴尔： 就是这样。我在下个版本中标注出来了。好的。不算是问题。

施耐德主席： 接下来有请中国代表。

中国代表： 主席，我有一个请求，因为我们没能找到 ICANN 董事会关于双字符国家或地区代码的决议。我的意思是 ICANN 董事会。

汤姆或他的同事是否可以通过邮件列表传阅 ICANN 决议，这样我们就能找到了。

施耐德主席： 这项决议今天上午已经通过，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也许会公布，我不知道。但欧勒夫 (Olof) 可以解释你的实际情况。在今天上午的董事会会议上宣读了整个决议，从这种角度来看决议是公开的，但尚未打印出来，也没有提供电子版本。

欧勒夫，请讲。

欧勒夫·诺德林 (OLOF NORDLING): 请检查你的收件箱，因为我们在十分钟以前发送的邮件中分发了决议文字以及实际采取措施的链接。

施耐德主席:

所以我们的邮件中是有这些文字的。对吗？关于决议和决议措施的文字。好的。在我们打印文件以供第二遍阅读的同时，你可以仔细查看相关内容。

因此我们将改进第二点。

大家对此还有任何其他意见吗？是否有任何要补充的内容，或者说你们认为做某些事的理由，有请欧盟委员会代表。

欧盟委员会代表:

很抱歉又回到这个话题，但很显然它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目标。在我们看到或知道决议已达成并且我们知晓决议内容之前，这是绝对正确的。

根据我们非常快速的阅读，可以说是最后一分钟，决议似乎考虑了 GAC 的建议，在要采取的措施中采纳了该建议，并提前 30 天向国家和地区顶级域名的所有者以及拥有该国家和地区顶级域名的政府发送通知。

似乎有所反映，不是吗？好的。那是我们读的太快了。

所以我的观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如果我们现在提出的意见在 GAC 公报中被完全取代，那么我们可以顺着你的意思再多说一点，因为建议似乎已被采纳。

施耐德主席：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之前说过的程序问题，如果董事会认为他们能接受该建议，那么在做出决定之前，我们期望董事会能来找我们进行沟通，并确保我们与他们的观点一致。这是我要表达的一个观点。

如果你所认为的实质性问题，是因为从董事会的角度来看决议是书面达成的，那么他们就认为可以接受并实施该建议，这是第二步。如果 GAC 认为可行，我们就不会说主旨有问题，而只是程序出了问题。如果 GAC 认为他们的建议没能实施，例如建议已被接受而实施方式却不太令人满意，则我们应当就实施方式的提案展开讨论，这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应当在作出决策之前先进行讨论，然后再制定相关内容。

让我们给彼此一些时间就此展开讨论，进行第二遍阅读时我们将会重新回到这个话题。如果我正确了解其中的意思，那是因为我之前一直在阅读措施。之后我找不到措施了。法比恩 (Fabien) 对此进行了更为深入详细的研究。起初，30 天的注册/预注册期限是强制的，而在修订后的措施当中该期限是资源的，并且出现了一些变化。但如果有时间进行更为深入仔细的

研究，那么我们需要讨论是对接受和实施措施的方式达成一致，还是对实施方式提出意见。

好的。

还有人要发言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将继续进行下个部分，即快速阅读。

谢谢！汤姆。

汤姆·戴尔：

谢谢你，托马斯。

建议的下个部分是关于 IGO 名称和缩写保护的。现在，为了提供说明，IGO 最近通过电子邮件向 IGO 邮件列表传阅了关于此问题的草案建议，以供 GAC 考虑。显然，我们仍然可以访问草案中的文字。但在领导小组的要求下，传阅的公报版本中的文字已完成，其目的是反映与 GNSO 和董事会就此问题以及部分进一步更新的流程的可能性所展开的讨论结果。我只想说明一下。首先，我会读出草案中的文字。

GAC 建议 ICANN 董事会与 GAC 和 GNSO 通力合作，促进所有各方以诚信和透明的方式彼此联系，从而永久性地解决与 IGO 缩写保护有关的悬而未决的分歧。

GAC 起初提出的关于上述过程的意见就是他们先前的建议。

董事会于 2016 年 10 月 4 日将该提案发送给 GNSO 理事会，它被用作双方可能达成的任何妥协协议的组成部分。

理由陈述 GAC 打算尽一切努力为该问题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为了避免对之前的流程有进一步误解，未来的流程必须尽可能的明确目标，并且具有包容性和透明度。

施耐德主席：

谢谢！在说明要素之前，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具体流程是什么。在我们进行讨论之前，我们必须明确该流程，这是因为人们对你所参与的流程有着不同的看法，认为该流程具有包容性、不具有包容性、应予以保密等等。因此我们需要尽量避免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明确流程，并将该流程作为基础，这样我们才能以诚信透明的方式开展工作，并且所有相关方都参与到该流程中。

以上便是我们想要告知大家的与流程相关的要素。

另一个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说明小组（过去两年以来的非正式结构）制定并发送给 GNSO 的提案，以及如何进行说明。我们有两种方法。如果我们批准该组织担任 GAC，或者我们可以说使用其作为可以成为或用于获取所需结果的要素，则达成妥协。

事实上，在我们的提案中声明了 GAC 的原初立场是我们在过去数年来得出的常规 GAC 建议，该文件可以是妥协的组成部

分，也可以是妥协的依据。但为了让大家更明白一些，如果我们说我们目前接受这个小组提案，则该提案将成为妥协的出发点。我不知道我是否表达清楚了。

因此我们应该明确，这意味着我们将使用 GNSO 建议而不是初始 GAC 建议作为彼此立场的出发点，但我们将使用 GNSO 建议和这个新的非正式提案作为出发点。并且我们建议明确说明最初的出发点是两个机构一开始时制定的决策，并且这个提案是 IGO 与部分 GAC 成员共同制定的，其中部分阐明了我们认为这一妥协方案可行的想法。

这就是构想此提案背后的逻辑，但我很乐意听听你们对此的观点。

目前法国代表、伊朗代表、WIPO 和英国代表都想谈谈对此的观点。

那么请法国代表继续吧！

法国代表：

谢谢你，托马斯。我了解你对于实质性内容和流程之间的区别的观点。我想你是对的，我们或许应该专注于流程。但我认为我们在这里所使用的语言太过薄弱，尤其是相较于 OECD 上周传阅的内容而言。GAC 上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比海得拉巴的建议中所使用的语言还要强。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是时候

结束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已经探讨了四年，而这里的问题是董事会不作为，并且解决问题的意愿不强 [音频不清晰]。

因此我的建议是，在此处的段落之前再添加一个段落，那就是：**GAC 建议 ICANN 董事会采取行动，使得社区能够及时地为双方提供一个可接受的解决方案。**

接下来，你可以添加另一个段落作为第二段。

汤姆或许可以将它考虑在内。

我们提供的另一个建议是，在此处的末尾处添加一个段落作为第二段，说明 **GAC 支持小组制定的提案。**

谢谢！

你希望我重复第一段吗？

施耐德主席： 我们不想现在就在线拟定草案，但我们应记下这一点。

法国代表： 好的，没问题。

施耐德主席： 接下来有请伊朗代表。

伊朗代表:

谢谢主席！我要说的是，法国将两个段落混合到了一起。因为这两个段落所表达的意思几乎是相同的。也许法国建议的用词更好一些，但我们应避免重复，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处理”一词的语气较弱。应改为承担、参与某事，而不是处理。

第三，这里缺少截止时间。“及时”可以是两个月、两年或其他时间。昨天你含蓄地提到了截止时间。因此我们应提及截止时间。尽快却不迟于开始参与的时间。

因此我们必须加入此要素，法国代表还提到了汤姆所写的段落中缺少一些内容，这是双方都能接受的情况。这一点非常重要。以双方都接受的方式解决此事。因此我们应灌输该理念，而不仅仅是一方解决事情。双方都应对此达成一致。因此应制定出要素，并重新草拟该段落。我们不能添加段落。我们应当重新草拟段落以加入所有这些要素。

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

WIPO。

WIPO:

好的，谢谢托马斯。

我认为在如何继续这项工作方面，我们听从你的安排。我或许还能记起在最初的工作组中我们大家共同考虑的对象，这是因为 GNSO 有不同于 GAC 的另一种方法可以达成共识，这被视为对 ISO 必须争取才能将少数意见纳入最终报告的一组特定建议达成共识。这是通过 GAC 对原 PDP 工作组中没有授予的特定保护所发出请求的起源。在 ICANN 的章程中，其中一项核心价值就是政策的制定流程必须确保实体最有效化，这样才能对政策制定流程有所帮助。我认为在 IGO 何时加入第一个工作组方面存在门槛问题，我们已经加入了工作组，尽管不是活跃的成员，而是担任第二个工作组的观察员。工作组曾两次要求我们根据国际法提供对 IGO 地位的建议，尤其是特权和豁免方面的建议。我们的法律顾问已经两次向该工作组提供答案，但由于他们不喜欢我们的建议，因此向 ICANN 出资聘请的法律顾问征求第三方意见。

因此我认为在受影响方何时参与政策制定流程、ICANN 如何确保根据章程要求将提案带入讨论之中等方面存在门槛问题。

并且我认为，在只回顾关于该主题的旧 GAC 建议方面，有可能存在混淆的风险。当然，如果你一开始回想起来的话，存在这样的要求，即注册域名之前先建立起预防机制，在最终允许第三方注册该域名之前，将会有有一个解决争议的过程。

长期以来，我们同意避开这些问题，而是把目光更多的放在了如何解决事情上面。因此，我们只是提出这样的观点，如果我

们只引用旧的 GAC 建议，由于 GAC 建议确实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因此可能会对我们所回顾的 GAC 建议的具体部分产生混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建议尽量明确要回顾的旧 GAC 建议的确切内容，这样做可能会有所帮助。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提及小组提案可能是个有用的起点。这是因为我们有具体列出的三个项目，这些项目是在小组讨论的过程中达成的，并且 IGO 也认为这些项目是可以接受的。

施耐德主席：

谢谢！请英国代表发言。

英国代表：

就是这样。谢谢主席！

很好，我们的看法非常相似。我们有小组提案。并且还制定出了具体的建议。因此我赞同法国代表所说的，我认为我们可以进行深入的讨论，并从该提案中挑选出可作为考虑出发点的要素。我认为 GAC 也需要弄清楚你是如何解决问题的。好的。这可能并不是完整的解决方案，但以此为起点。IGO 也同意了这种做法。通过通知、基于独立裁决的争议解决以及立即暂停紧急救济，以保护 IGO。

因此我强烈支持以这种方式深入研究这些文字，从而挑选出至少三个要素。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 有请瑞士代表。

瑞士代表： 谢谢主席！

除了 WIPO 和英国代表提出的意见之外，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还应该考虑到目前正在进行的关于有效权利保护的 PDP 流程，也许还会具体提到 PDP 工作组在最终敲定或制定提案的过程中应最大程度考虑到小组提案的相关部分。这个问题更多的是针对 PDP 工作组。

但我认为还是应该提出来。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 有请欧盟委员会代表发言。

欧盟委员会代表： 就是这样。我想到目前为止所有人提出的意见也是我想要表达的意思。我只是重新确认他们的意见。我想知道我们以小组形式坐在一起并提供具体文字这样的做法是否有用。而你们不需要在全体出席的大型会议中这么做。谢谢。

施耐德主席： 是的，我认为这样很合理。我们会记下来。我也想要建议那些有兴趣这样做的人，根据你刚刚罗列的观点，也可以想出一些

文字来取代屏幕上所显示的文字。这个是没问题的。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讨论下个部分。

汤姆·戴尔：

谢谢主席！我刚刚注意到，在关于未来文字的提案方面，“小组”一词在该练习中承担的工作有点多。也许可能换成“非大组”或类似的词语。抱歉！我只是想要让气氛轻松欢快一点，但看起来这么做似乎有点不合时宜。

GAC 向董事会提出的建议的下个部分针对以国家委员会为名的红十字会、红新月会和红水晶的标识符。

它这样说到，“GAC 建议 ICANN 董事会根据 GAC 先前的建议，即根据对红十字会、红新月会和红水晶的当前临时性保护的明确政策理由，使临时性保护成为永久性保护。”草案中给出的理由是，GAC 先前建议委员会鉴于包括消费者欺诈在内的潜在滥用情况以及红十字红新月运动作为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特别定位的考量，使相关的临时性保护成为永久性保护，并且这些考量仍然保持有效。谢谢！

施耐德主席：

有请瑞士代表。

瑞士代表：

谢谢主席！

我们正在制定一个替代提案，该提案更具体地说明我们要求董事会确保我们的建议包括触发最终将临时性保护转换为永久性保护的过程所需的全部要素。我们会尽快向秘书处上报该提案。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当然，你还可以将提案发送给 GAC，以咨询整个 GAC 的建议。谢谢！请英国代表发言。

英国代表： 对，我刚刚也要说这个问题。谢谢！

施耐德主席： 好的。那么，
我们是应该询问所有人是否明确以后的方向，或者你们是否知道获得反馈的意义所在，还是应该等到我们看到文字再进行讨论或者你有意见要提？伊朗代表请讲。

伊朗代表： 是的，最好等到我们看到文字再作讨论。我唯一请求乔治 (Jorge) 做的就是不要使用类似“结果”等词。我们应当明确表明自己的需求。而不是“结果”。

施耐德主席： 谢谢！让我们继续进入到下一项议题。

汤姆·戴尔： 好的，文字的下个部分是通过 GAC 的服务欠缺地区工作组准备的。它这样说到，“GAC 建议 ICANN 董事会采取必要的行动，使得 GAC 工作组能够实施服务欠缺地区工作计划，包括但不限于建立和参与 ICANN 政策流程的能力。”下面给出的理由是，对 ICANN 而言至关重要的多利益相关方方法有助于大家共同为制定复杂的政策和技术流程而努力。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并牢记，虽然该方法旨在实现包容性和多样性，同时也在 ICANN 决策过程中为所有利益相关方提供了充分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但发展中地区仍然面临着限制其参与的诸多挑战。GAC 制定了一项工作计划，旨在解决其中的一些挑战并提出建议。

施耐德主席： 谢谢！我看到荷兰和伊朗代表举手了。有请。

荷兰代表： 好的，谢谢。我认为该建议中存在一个小矛盾。我们说董事会应采取行动以平衡工作组工作计划的实施，但我认为不是这样，我认为不能建议董事会实施工作组的工作计划。这是得到 GAC 批准的。因为在最后一行中说到，GAC 已经制定了一项工作计划，我认为这是工作组的工作计划，是经过 GAC 批准的。

第二个问题是：也许我无法亲身经历每一种情况。但这也是 GAC 在该情况或其他情况下自行批准的吗？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我认为你是对的，所以，我们就此事进行了讨论。如果你要求董事会对 GAC 工作组的工作计划做点什么，似乎也有点奇怪。

让我们尝试理解其中的意思。如果我理解正确，并且我的问题得以纠正，那么我们会要求 ICANN 以任何方式提供支持，从而帮助我们实施此工作。因为我们希望确保你的参与对世界各地的人来说都是有意义的。如果你认同的话，可能必须在这个方面重新对其进行定义。

下面有请伊朗代表和阿根廷代表。有请。

伊朗代表：

就是这样。也许我们应该按照建议的要求采取所需的行动，以便能够实施 GAC 制定的工作计划。我们可能会问，工作计划在哪里？我们应附上所有跨社群工作组，因为工作计划在哪里？然后，尽量避免重复工作。因为这些都是需要申请的。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阿根廷代表。

阿根廷代表： 我会建议拿出工作计划，而不是说“活动”。包括但不限于从事服务欠缺地区的活动的小组。就是这么简单。

施耐德主席： 我们希望他们支持 GAC 通过工作组等开展的活动，以促进参与。抱歉！

是的。好的。

现在有请非洲联盟委员会代表。

非洲联盟委员会代表： 我只是想支持和同意上述建议，这些建议都非常有用。谢谢！

施耐德主席： 我们将重新编制文字，试图使其更清楚地反映出意图是什么。

那么，下个部分也是类似的。

汤姆·戴尔： GAC 向董事会所提出建议的下个部分针对字符串相似性检查。现在要提醒 GAC 成员，这是大约 6 周以前由欧洲委员会通过 GAC 邮件列表提出的问题，也许时间更久一点。在收集了对小组工作的公共意见之后，GAC 同意了一些轻微的意见。

GAC 同意提供并提供给 ICANN 的文字现已基本复制到公报草案中。

因此请读出来，“GAC 向 ICANN 董事会提出以下建议：董事会应考虑 GAC 主席于 2016 年 9 月 28 日写给 ccNSO 主席的信中表达的 GAC 观点，涉及字符串相似度进阶处理审核小组工作组就第二个字符串相似度审核流程提出的指导意见。

尤其是，1：国家和地区顶级域名是需要本地互联网社群确定的事宜；

2：IDN 国家和地区顶级域名申请代表了可全权在 DNS 空间中使用其语言和脚本的某个特定语言社群的自由选择。

3：如果发现可能存在混淆，而不是拒绝申请，则该流程应允许申请人提出缓解措施，并充分评估任何此类混淆的可能性与概率。

4：如果大小写之间存在不同的建议，则以小写相关的发现结果为准，并且应在混淆可能性较低的地方继续申请。

5：ICANN 必须确保在整个 TLD 空间内 IDN 字符串评估结果的一致性，并对通用顶级域名与国家和地区顶级域名空间内目前存在的不同方法加以补救。

上述任何一种方法均不得危机 DNS 的安全性或可靠性。”

理由陈述，GAC 一直以来都支持通过相关的本地互联网社群促进 IDN 国家和地区顶级域名，这样也使得域名系统更具包容性和可访问性。应在切实可行的基础之上解决潜在的混淆性问题。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再次重申，为什么我们不说我们需要了解那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说委员会应该予以考虑，这就意味着他们会对此进行讨论、评估，然后再决定该做什么。在他们看来，他们会得出接受该建议的结论。他们考虑到了该建议。

如果我们希望他们遵守或执行公报中所写的内容，那么我们必须找到另一个适当的词语。我并不是说我们希望怎么做。只是明确一下你表达的意思。一切还是得由你决定。有请欧盟委员会代表发言。

欧盟委员会代表：

就是这样。非常感谢。只是出于空间和时间的考量，因为公报往往很长。并且，考虑到你刚才的发言，GAC 应当建议 ICANN 董事会考虑或不考虑但应用 GAC 主席所写的信中提出的字符串相似度进阶处理审核小组的结果，还是坐视不理？我想知道如果不详细讨论所有问题，是否会更简单一些。但我对下方提出的问题没有问题。你的信中也提到了这些问题。它们已经提交给 GAC 全体成员。你补充的理由是，所有这些问题都不会给 DNS 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带来负面影响，而事实上我在这份

修订版本中发现，这些问题应列入理由部分而不是第一个部分。这只是一个备选提案。

施耐德主席： 谢谢！有请美国代表发言。

美国代表： 我只想提请你注意一句话，“这些问题均不得危及 DNS 的安全性或可靠性。”

我还不确定这是否是 GAC 做出的声明。我相信还有其他顾问小组可能更适合作这样的发言。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你的建议是什么，是删除还是重新制定？

美国代表： 我认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删除它。我当然也愿意考虑替代方法。但我只是觉得 GAC 提出这种说法并不恰当。

施耐德主席： 就是这样。谢谢！伊朗代表请讲。

发布电话会议上，董事会成员和 GAC 成员对于各自在准备以及响应 GAC 建议的工作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不同的看法，包括我们在最终解决特定问题存在的分歧方面的责任，这也是理由的一部分。在解决一些 GNSO 政策制定流程之间存在的差异时不断面临各种困难，因此 GAC 建议认为该问题是系统性的。”

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这是在试图回顾我们之前进行的讨论。但在通读过程中我意识到，我们不应该仅仅或主要关注于各自的角色，我们还应该彼此沟通并相互理解该建议，这是因为有可能会漏掉该要素。我们确保首先了解建议的性质和期望，这也是各自角色的组成部分。接下来有请伊朗。有请。提供对此的反馈。

伊朗代表：

是的。谢谢主席！我不支持这么做。这样做会带来问题，造成董事会和 GAC 之间的冲突，认为你不遵守应当遵守的纪律。批评其他人——不要把它看得太重，但也不要放任不管。这就需要在假设和理由之间形成更加紧密的协作，才能避免问题的出现。但就文字本身来说，我是不支持的。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

那么你对文字和伊朗代表提案的看法是，既不拥有，也不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表达？首先，具体想法是，或者说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否同意我们应当表达出参与的愿望，并且基本上你可以说我们和 BGRI 以及 GAC 已经这么做了，因此提高了工作效率。

由你决定为我们提供指导

未知身份的发言者： 有请埃及代表。

埃及代表： 谢谢主席！

我表示赞同。我认为应该强调这一点。我认为可以像你刚才提到的那样用更加积极的方式对待它，要参与其中，这样就不会有系统性问题了。

也可以是标题本身，董事会和 GAC 各自的角色。我的意思是，我们的角色之间存在一些混淆。目前我的头脑中对此没有具体的建议，但我认为我们还可以研究一下标题。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我认为你所说的还是有帮助的。

还有其他意见吗？我们是否应当对此做些什么？还是你认为没有必要？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你认为我们不应该沿这个方向编制文字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关注哪些内容，又该如何措辞呢？有请巴拉圭代表。

巴拉圭代表： 好的，主席。我建议删除整个句子。

施耐德主席： 你的意思是删除。

巴拉圭代表：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施耐德主席： 大家觉得呢？提到删除，大家显得有些犹豫。我们要表达什么意思呢？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这个想法，然后决定我们对什么事情达成一致。伊朗代表请讲。

伊朗代表： 主席，正如我刚才提到的，也许我们应该使用一些标题来说明双方之间需要更紧密的协作，我们提到了 GNSO、GAC 等等。因为我们将会创造困难和差异。我们把自己当作董事会的敌人，反之亦然，我们不同意他们的任何意见。他们无法进入角色，也发挥不了他们的作用。因此请让我们以更加友好、协作的方式进行表述，说明有关支持者 SO 和 AC 之间需要建立起

更为紧密的协作与合作关系。同时也提到 GNSO 和 GAC。就是类似这样的。谢谢！

施耐德主席： 有请阿根廷代表和埃及代表。

阿根廷代表： 谢谢主席，我也同意伊朗同事的意见。不是删除它们，而是发出相互合作的积极信息，以便为政策制定取得更好的结果。不删除，但是可以更改名称。这样的做法更为积极。

施耐德主席： 谢谢埃及代表。

埃及代表： 我同意伊朗代表和阿根廷代表的意见。标题可以是 GAC/董事会就发布公报进行交流，或使用类似的标题。然后，我们可尝试以积极的方式强调我们正在寻求的任何合作或协作的重要性。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这个意见是相当具体的，可以帮助我们向董事会提出建议，也许会沿着我们最后所说的方向在四周内实现沟通制度化，在四周内将其用作具体的例子，并在会议召开后四周内就

该建议和相互理解等问题进行交流。如果我们可以做到这些话，当然这只是我的建议。接下来有请英国代表。

英国代表：

好的，主席。在内部事项部分，我们有一个关于 BGRI 工作组的部分。也许可以根据 BGRI 工作组的简要说明顺着这些意思移动声明。因为它是有上下文背景的。这就是工作组的目标，不是吗？因此，这是对目标的肯定。

在向董事会提出建议时我们是否必须要制定目标？我们将会与董事会合作制定出此框架。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为了让你了解董事会的工作方式，无论什么建议，他们都会记录为建议。哪怕不是建议，甚至藏在他们必须要阅读的数千页的其中一页上，它也标有不同的状态。因此我们可以随心所欲。我们只需要知道我们所设置的优先级，是否是他们必须回复的建议。如果是文字中的其他内容，他们可以标注出来。但无论那是什么意思。抱歉！阿根廷代表，我把你忘了。我在发言人列表上跳过了你。

阿根廷代表：

我建议我们只需要简化文字。董事会、GAC 和支持组织共同努力，以协作性或建设性的方式确保取得最佳的政策结果。

就是这样。尽量让它变得简单，但同时又保持原样。

施耐德主席： 谢谢！伊朗代表请讲。

伊朗代表： 谢谢主席！也许标题可以是：加强 GNSO 和 GAC（添加你所需的任何名称）之间的相互协作与合作。所以你说委员会采取必要的行动，以确保这种相互间的合作充分且有必要，或以其他方式得到加强。因此我们必须这样的方式表述出来。让他们参与其中。每当我们谈到合作时，都需要加入“相互”一词，而并不是说一方协作，另一方什么也不做。他们应该相互之间共同采取行动。这是一个关键字。因此标题可以是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例如 GNSO 或 GAC，或者你想表达的任何意思。他们说，董事会采取必要的行动以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为了减少困难，以便在问题成为瓶颈之前得到及时解决。诸如此类的意思。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

我想我们都越来越明确了，我认为这可能是更好的方式。

我向你提出的最后一个是：我们是否应当将会议召开后四周内董事会和 GAC 之间的沟通制度化列作具体行动项目的例

子。一切还是得由你决定。这只是一个提议。我们会在下一个草案中提出来，到时候看看你是否喜欢。我可以这么做吗？好的。

汤姆。

汤姆·戴尔：

在公报草案中向董事会提出的最后一条建议涉及 ICANN 会议准备工作。它这样说到，“GAC 建议 ICANN 董事会采取行动，以确保本次会议完成后立即开始规划下一次的 ICANN 会议。完全透明，并支持所有支持组织、咨询委员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给出的理由是为规划 ICANN 第 56 届会议提供经验，并且 ICANN 第 57 届会议已经显示出跨社群活动的协调以及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的工作是复杂且具有挑战性的。GAC 致力于和下列各方合作：其他 SO 和 AC、ICANN 以及使用海得拉巴会议召开前数周建立的机制的其他利益相关方。但这应该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并且应立即开始，以确保在 ICANN 第 58 届会议上最有效地利用时间。”

施耐德主席：

谢谢！这是最后一个议项了。让我们休息一下。

你们是否认同这样的观点？首先，我们将此作为建议进行沟通；此外，你们是否认同其制定方式？

目前伊朗代表想谈谈对此的观点，没有其他人举手了。好的。欧洲委员会代表也有话要说。

伊朗代表：

谢谢主席！在公众意见中这个问题以隐含的方式提出。它提到，在一年结束时，他们会进行调查，了解如何加以改进。我不认为这是一项建议。它已经考虑到了董事会的意见，因此我们无需放在建议当中。谢谢！谢谢，这可能代表了一种观点。很明显，无论如何都会进行这方面的讨论。如果它不能算是建议的话，我们会提前进入到下个部分的讨论；但我们只是想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希望所有人都能够意识到，事情可以做得更好，对吗？那么，你是否同意下次会议，即 ICANN 第 58 届会议将于 3 月 11 日至 16 日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欧洲委员会代表也有话要说。抱歉，我忘了。

欧盟委员会代表：

非常感谢。不，我同意你在另一个部分中讨论该议项的提议，但我也有相关的意见，为什么我不能在这个领域提出该问题，而是在其他部分讨论该问题。

昨天在我们与董事会召开的会议中，我得知了董事会主席致力于讨论让董事会活动更为透明的方式，包括提前通知悬而未决的董事会决议等等。

因此我的提议是，我认为我可能向汤姆表达过一些观点，但也许并没有，我可能在其他地方表达过一些观点。我认为这可能是我们讨论的一个方面，当然如果我们在其他地方讨论该问题，它也可能会出现在其他方面，例如关于董事会与 GAC 关系的探讨，从而反映出我们在致力于建立更开放的董事会流程方面所作的努力。

谢谢！

施耐德主席：

好的，谢谢！你的意思是探讨流程的透明度还是我们所知道的董事会规划方向的问题，董事会计划作出决定，什么时候作出决定呢？它仅仅是透明度问题，还是预测性问题？你是否愿意向我们提供相关建议？这个问题先放到一边。

我想我们对这方面的讨论已经够多了。现在时间 3:00。我认为我们该休息了。

有请埃及代表。

埃及代表：

我很快说完。我认为应当有一套规范来感谢即将离任的副主席。

施耐德主席：

他们还没有离任。他们会在召开完下次会议之后离任。

埃及代表： 很抱歉！很抱歉！

施耐德主席： 他们仍然是我们的一份子。

埃及代表： 好的，好的。

施耐德主席： 好，有请伊朗代表。

伊朗代表： 有一点我们没有考虑到，我们将收到，或者你将收到一份来自 CCWG 的调查问卷，我们希望，或者说我们需要在一个月内答复该问卷。你必须制定必要的机制，并安排在一个月内完成问卷的答复。无论你需要什么，至少应该以一种方式或其他方式进行反思。但请说明，CCWG 问责制 SO/AC 希望能在一个月内收到来自 GAC 和其他相关方的答复。我认为你必须制定相关的规定。

施耐德主席： 你希望在公报中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即我们会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回答问卷上的问题。

伊朗代表： 不一定是在公报中，但我希望你能特别留意这个问题，因为它尚不明确。也许是 GAC 的内部事宜？

施耐德主席： 是的。但在公报中，不一定是在 GAC 建议部分，你是否希望在公报中提及这一点？以上是我的问题。

伊朗代表： 我希望能采取必要的行动，在 GAC 内部建立起相关机制，并且我们会在一个月内答复。既不在公报中也不在其他部分中提及这一点。只是主席和副主席的内部事宜，别忘了。因为一旦我们离开，一个月的时间就过期了。我是该组的成员，我的问题是：GAC 在哪里进行回复？

谢谢！

施耐德主席： 我们不会这样做的，因为明天我们还会召开另一个会议，我们还有内部简报会议，在该会议上我们会分析所有要素，并且会有类似于决策文件的文件，这也是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刚刚引入的。

西班牙代表，

西班牙代表： 谢谢！我只想知道，附录一中的问题是与我们在会议召开之前发送的问题相同，还是出现了任何变化？

施耐德主席： 来自非洲联盟委员会的爱丽丝，你能否确认附录一中的问题相较于之前 PSWG 提出的问题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非洲联盟委员会代表： 是的，我可以确认没有任何变化。

施耐德主席： 没有变化。

非洲联盟委员会代表： 一点都没变。

施耐德主席： 我们可能在内部事宜部分补充了一个要素，在这里要感谢特雷西 (Tracey) 的帮助。我认为我们能够找到相关建议，而无需对此进行讨论。

现在，这些都还是我的想法。我们可以用半小时的时间完成这部分新文本的编制。这样是否可行？接下来再用半小时的时间进行打印和复印等工作，并把文件带进来。因此我们将在 4:00 再次全体出席会议。这样是否可行？你们要打印出文件还

是不打印？不打印？因为是 21 世纪吗？电子办公就行？好的。那么，

我们有半小时的时间，但任务很艰巨。我们了解这一点。好的。

那么我们将在 40 分钟后重新集合。当我们将于 15:45 召开会议。

这样合理吗？

好的。那么，我看到有人想要发言。

未知身份的发言者： 汤姆，合理吗？

施耐德主席： 好的，但不仅仅是他。编制文本的人员需要时间，并且他们需要编制好的文本提供给汤姆，再由汤姆补充到公报中。重新集合的时间不能太早。由于所有人都在这里等待，因此我会尝试找一件大家能做到的合理事宜。让我们休息 45 分钟。希望大家 15:45 准时在这里集合，我们将会开始第二遍阅读。

谢谢！

我们还没有通读建议的文本。你可以利用茶歇时间详细了解我们没有阅读过的报告要素的文本。如果你发现存在修改或未完

成的内容，请告诉我们。由于我们不打印出来，因此你可能看不到新文本。请自行通读该文本。大家清楚了吗？谢谢！

[茶歇]

汤姆·戴尔： 各位，请注意。我们将在大约 5 分钟后重新开始。我们将会发送修改后的版本。我们将在大约 5 分钟后重新开始。

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我们要继续开始讨论了。在我们讨论大家的电子邮箱中收到的公报之前，我觉得我们必须先颁发个奖项，该奖项类似于开门奖或受到了开门奖的启发，但这次实际上只有一位候选人有资格获得此奖项，那就是特雷西，很遗憾她即将离开我们，因此我认为在她离职之前，我们必须以这种方式向她表示感谢。

特雷西，非常感谢你。

[鼓掌]

我们信任有能力的资深人员在选择获奖者方面提供的建议。我们希望你能领会我们的意思。

这里有大约 10 个洋葱圈，直到你拿到我们为你提供的真正奖品。

特雷西·亨特 (TRACEY HIND)： 太漂亮了。奖品是谁包装的，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这是我最爱的颜色。

施耐德主席：

保密。

好的。谢谢！非常感谢。

接下来让我们通读文本。我希望你——

欧勒夫·诺德林：

我是否可以补充一下，茱莉亚 (Julia) 提供了这次选择所需的情报。

施耐德主席：

我希望你有时间浏览我们没有向大家读出的要素。

好的。出现了一些变化，因此我认为现在是时候按原样浏览文本了，我让汤姆这么做了，因为在这方面他是最有能力的。
谢谢！

汤姆·戴尔：

谢谢你，托马斯。大家下午好。这就是我们的观点。

我会浏览公报的非建议部分，其中有一些相较于首个版本而出现的变化，好吗？我还会看看是否有任何意见。

重点议题没有任何变化，外展活动、GAC 社群参与度、新的成员也没有任何变化。工作组的报告也是相同的。GAC 加入提名委员会。

有请。

奥尔加·卡瓦利： 在支持的国家/地区当中，我们收到了来自印度尼西亚代表的请求——

汤姆·戴尔： 是什么请求？

奥尔加·卡瓦利： 有请印度尼西亚代表。

汤姆·戴尔： 没问题。我们现在就这么做，因为我们正在跟踪所发生的变化。

谢谢！我还在他们的请求中添加了代表。

秘书处部分是相同的。IANA 管理权没有发生变化。就是这些问题。在第二段落中进行了一些说明，指出了在会议方面所作的努力，即对该工作组的审核研究已完成，不仅审核小组的 GAC 成员进行了审核，所有相关的 GAC 成员也对其进行了审核。这一点已经澄清了。而在第二句中写到，由 GAC 负责研究的审核工作。

下个部分是相同的。WEB 拍卖是相同的。

秘鲁代表关于保护 IGO 名称的措辞是相同的。此部分可能需要一些调整，并且最后还会有一个附加部分，这是根据爱沙尼亚代表关于使用三字母 ISO 国家/地区代码作为顶级域名的请求而包含的内容。考虑到时间关系，我已经快速粘贴了这部分内容，但还需要进行一些调整。

但目前不进行改动，托马斯，看看大家对该部分是否还有任何意见。

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牙买加代表有话要说吗？谢谢！

牙买加代表：

我不确定是哪一页，但子标题是“WEB 拍卖”。没错，对于内部选区而言，第一和第二页上没有提及已与董事会探讨了该主题方面的事实。因此在与董事会探讨过的问题列表中添加此问题或许是有帮助的，也可以在 GAC 董事会会议中提及该声明。

施耐德主席：

伊朗代表请讲。

伊朗代表：

谢谢！我认为我们可以稍后探讨此部分，但现在你正在讨论的是 WEB 拍卖，因此我建议在从最底部算起的第三行中，应添加这样的内容“原因是——”不，[音频不清晰]。“在改进的 ICANN 问责制框架的背景下。”我建议删除这句话，因为现在的问题是，人们认为该问题与问责制没什么关系。而是流程问题。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删除这句话并说明原因呢？GAC 也希望能了解具体原因。没有什么需要保留的内容。但不要提及问责制，因为问责制甚至可能涉及到董事会的撤销。这个问题不归我们管。

因此请删除这句话。原因刚才已经表述过了。但那句话之后的“在改进的 ICANN 问责制框架的背景下，”部分，我也建议删除。

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下面有请阿根廷、巴西和澳大利亚代表。

谢谢！

阿根廷代表：

谢谢主席！我以为巴西代表是在我之前举手的，但既然你让我先说，那我就说几句。

我理解你的观点，卡沃斯，但我认为这是关于问责制的问题，而不是改进的问责制框架问题。

因此我认为应当在文本中介绍问责制的概念，因为它与我们息息相关，它谈论的是流程的一般问责制，而不是问责制框架。

我不确定我表述的是否清楚。

施耐德主席：

但我们接下来的讨论可能与流程的透明度和问责制有关。如果你愿意的话，只添加“问责制”一词即可。

有请巴西代表，之后是澳大利亚代表。

巴西代表：

谢谢主席！这只是程序的问题。在审核对建议的第二遍阅读之前，我们是否先审核第一个部分？或者我们会如何处理该问题？

施耐德主席：

这就好像是第二遍阅读，但由于我们第一遍阅读这个部分的速度很快，因此我认为需要再浏览一遍。

有请澳大利亚代表发言。

澳大利亚代表：

谢谢主席！我只关心这个段落读起来是否类似于 GAC 问题，我不确定是不是这样。我认为 GAC 并未就该问题展开全员讨论，而我也没有 WEB 的公职。我在家的時候并未进行咨询。

我更喜欢将这句话更改为“GAC 认识到”或类似的语句，我不认为这是 GAC 应当承担的职责。

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我认为我们离事实真相更近了一步；我们还不知道这不是一个问题。我们会尽可能地弄清楚。

伊朗代表请讲。

伊朗代表：

好的，谢谢！这是个不错的建议。我也建议删除“问责制”一词。透明度和问责制没有问题。在新章程中，问责制现在有了非常明确的含义。关于透明度，我没有任何问题。但说到问责制，你要继续上报吗？可能会。为什么不先讨论这个问题呢？在这个阶段先不要讨论问责制的问题。我们还没有对此达成共识。等我们达成共识后，再讨论问责制问题。如果所有人都同意的话，我们可以达成共识。但我认为目前只谈论透明度问题。

施耐德主席： 我认为伊朗代表的这个观点很有道理，那就是我们目前正处在尝试弄明白发生什么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主要是透明度问题。如果你同意的话，就不要把事情搞复杂。

有请新西兰代表发言。

新西兰代表： 我们只是想要介绍一些替代措辞，但考虑到 GAC 并没有过多地讨论这个问题，因此我们的发言不会太长。可能是：GAC 认识到与 WEB 顶级域名相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GAC 希望能了解进展情况。

施耐德主席： 你能更精确地说明吗？我觉得听起来似乎有些用处。到底要替换哪些措辞或使用哪些措辞呢？请帮助汤姆握住他的电子鼠标笔。

新西兰代表： 我们考虑取代整个段落。

施耐德主席： 请用听写速度再说一次。

新西兰代表： GAC 认识到与 WEB 顶级域名相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GAC 希望能了解进展情况。

施耐德主席： 请说慢一点。

新西兰代表： GAC 认识到与 WEB 顶级域名相关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GAC 希望能了解进展情况。

施耐德主席： 这是非常简短的替代版本。这样可以吗？它会取代更长的段落。

有任何异议吗？我认为这是个信号。它是相同的信号，但我们会尽量避免说得过多，或者在这个阶段做一些错误的事情。

谢谢新西兰代表。

伊朗代表请讲。

伊朗代表： 我认为我们仍然可以在较短的段落中插入“透明度”一词。以透明的方式进行充分的沟通。透明度是指董事会使命的整个框架保持透明。因此我们应当增加透明度，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

们说我们认识到了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如果大家都同意的话，我也没有意见。但我们认识到问题所在。

施耐德主席： 或者说已经认识到了问题。

伊朗代表： 是的。

施耐德主席： 因为现在唯一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说 GAC 希望为了透明度而充分了解情况，我们获悉的事实不一定是透明的。因此，你必须制定不同的框架，例如让社群充分知情等等。例如每个人都知情，而不仅仅是我们。

这样说你明白了吗？

GAC 希望社群为了透明度能充分了解情况。

这样可以吗？我们是否可以说认识到或者已经认识到了问题？认识到了吗？我们现在认识到了问题所在。这样可以吗？是的，已经说的很详细了。那么，

我们会删除较长的段落，而改为使用上述内容。那么，谢谢！

汤姆·戴尔： 谢谢！很抱歉！谢谢巴西代表。

施耐德主席： 抱歉，你还有话要说吗？谢谢！

巴西代表： 实际上我对之前的部分有些意见。IANA 移交第 4 部分。实际上，我们认为“受欢迎”这一动词并没有正确地承认和反映这样一个事实，即部分 GAC 成员对移交提案是有一些问题的。因此，我们建议坚持使用一些商定的语言，特别是 GAC 在就 CWG 管理权的沟通中使用的语言，例如用到了“注意”一词。因此，我建议 GAC 注意管理权移交流程的完成，在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中 IANA 的职能。然后，我认为应当加上一句“向所有有关各方所作的努力表示感谢。”

施耐德主席： 就是类似这样的。

欧盟委员会代表？

欧盟委员会代表： 我很抱歉自己有点吹毛求疵，但我认为需要感谢有关各方做出的努力，或诸如此类的事情。这还仅仅只是草案，修正措辞的工作还是留给汤姆和领导者完成吧。

施耐德主席： 匈牙利代表有什么意见？

匈牙利代表： 在这两种情况下，你可能应当使用现在时态或过去时态。注意到并表示，或者曾注意到并表示。

施耐德主席： 谢谢！这样可以吗？会补充更多文本，还是这里少了一个点？

好了继续吧。我们只是没有.....

好的。好，巴西代表。

巴西代表： 我有补充意见。本部分的第三个段落。事实上，第 2 工作阶段问责制的目标结束日期虽然是 2017 年中期，但至少巴西方认为，实际上问责制工作组不会花费更多时间。因此我认为最后一句可以这样说：GAC 期望能按时完成此工作，或者我的意思是说，更为笼统的说法，这里无需说明准确的时间。

施耐德主席： 汤姆根据当前的工作计划制定的提案如何？

巴西代表： 当前工作计划中提到了 2017 年中期。

施耐德主席： 这表示工作的完成日期。

巴西代表： 是的没错。

施耐德主席： 伊朗代表请讲。

伊朗代表： 没问题。但即便添加“目前预计将于 2017 年中期完成”，我也看不到有任何问题。我们应该让人们知道，我们并没有充足的时间开展这项工作。我们有预算，也受时间等因素的影响。不能继续再做这些事情了。我们应提及目前预计完成时间或计划完成时间等。有些人希望工作两年。而我们没有那个时间。

施耐德主席： 巴西代表请发言。

巴西代表： 我的意思是，我认为 GAC 可能同意我们期待完成这项工作的立场。例如，巴西方认为有关管辖区方面的工作可能会需要更多时间。因此我们不能同意这一说法，即我们期望于 2017 年中期完成这项工作。所以.....

伊朗代表： 我认为最好还是别改动了。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探讨具体细节。
是的。

施耐德主席： 我看到法国代表一直在点头并且竖起了大拇指。是的。我认为
我们应该到此为止，然后继续进行下个部分的讨论。

汤姆·戴尔： 谢谢！“使用三字母 ISO 国家代码作为顶级域名”标题下的文
本是新添加的，出于时间原因，我还没有机会进行任何修改。
文本是由爱沙尼亚代表提供的。他们可能是想解释文本的目的，谢谢！

爱沙尼亚代表： 谢谢！我的想法是，只提及我们开展过的讨论，并保持活跃以
便将来能够进一步讨论。

但我尽量说出我能想到的所有事情，我们曾经有过讨论，专门
解释发言中表达的意见。只需要说明我们会继续与 GAC 当地
社群进行这方面的讨论即可。昨天，非常简短地提到了该如何
做出最后的决定。

它是跨社群 PDP，而不是 GNSO PDP。

施耐德主席： 谢谢！所以，我的想法是保持讨论的活跃度，并传达出我们将继续考虑该问题的信号。

我不确定大家是否了解专业的国家和地区顶级域名方法是什么。或许我们需要先弄清楚这个问题。你是否愿意在此信息部分下保留或提及该讨论？如果愿意的话，它是否反映出了你认为反映的内容？有请英国代表发言。

英国代表： 谢谢主席。

好的，我认为我们说的最多的就是，进行了一次讨论。英国在关于顶级域名的定义方面并没有制定出一致的方法，那么你知道如何管理、执行并控制该政策吗？我的意思是，我们对此没有任何想法。我们也没有任何立场。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伊朗代表请讲。

伊朗代表： 谢谢主席。我们在措辞时应十分小心。我认为很难说政府必须完全控制域名政策。这里还有其他选区也在研究该事宜。

GAC 认为我们的独占控制欲太强。我们是否可以对此进行修改？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让我们制定一个有用的提案。如果我们说 GAC 已就 3 字母国家代码进行了讨论，讨论停止后又说将在 GAC 和当地社群内部继续进行讨论。在进行任何决策时必须使用跨社群流程。

所以，如果说探讨剩余要素还为时过早的话，那是因为我们并没有真正展开过相关讨论。但我们可以对此要素达成一致的意见。说明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会继续讨论它，并且我们认为讨论这个问题时有必要采取跨社群流程。

这些是我们想要保留的要素吗？有请阿根廷代表发言，接下来是法国代表。

阿根廷代表：

我们是否知道跨社群流程？我们会发起该流程吗？我们会请求该流程吗？如果不是，我认为应当继续进行最后一部分的讨论。

施耐德主席：

因此你们想要删除这部分内容，接下来有请伊朗代表发言，然后是西班牙和英国代表。

伊朗代表请讲。你有话要说吗？好的。

接下来有请西班牙代表。

西班牙代表： 我同意插入此文本，或提及关于三字母代码的讨论。你将其作为潜在的顶级域名添加，这也是我要表达的意思。但我不知道当地社群是否继续进行了这方面的讨论。这里表达的想法是，如果我没有误解的话，我们认为顶级域名的潜在用途是在国家层面与当地社群就此展开讨论。但我不认为我们会在这次会议结束之后前往当地社群探讨这个问题。

我同意保留最后一句话。因为我认为大多数 GAC 成员，可能不是全部成员，都同意跨社群方法比我们的 GNSO PDP 方法更可取。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我认为我们应该试着节省时间。下面有请法国、英国和瑞士代表。谢谢！

法国代表： 谢谢主席！我同意阿根廷代表的意见。在跨社群讨论的过程中，GAC 可能会提供后续支持，而 GNSO PDP 就不会。目前尚未启动。而我们所讨论的是最终解决方案。这有点矛盾。因此我认为上述内容不应该出现在段落末尾处，而应该出现在第一句中。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几天前我们在 GAC 讨论这个问题时，有人强烈支持将三字母国家代码作为国家和地区顶级域名，并由国家或当地社群管理。

所以我认为我们可能会，应该说至少一些国家表达了这种偏好，也许并不是多数或大多数国家，但至少说明有一些国家考虑使用三字母国家代码作为国家和地区顶级域名。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请英国代表发言。

英国代表： 好的，谢谢。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们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展开讨论。我们并没有考虑过是否应当制定统一的跨社群流程来管理这种方法。根据国家利益相关方社群的决定，最后在国家层面可能会提出各种方法。我最开心的是，讨论将在 GAC 内部继续进行。请停一下。

其余部分的假设有点多。我们还没有步入正轨。

施耐德主席： 这可能也有道理。实际上我们会把此问题列为一个议项，我们会在闭会期间提供一些空间，然后再召开一次会议，在进行完更加深入的讨论之后可能就会想出更有实质性的内容了。

这样做怎么样？GAC 就使用三字母国家代码作为潜在顶级域名进行了讨论。讨论将在 GAC 内部继续进行。这是一个选项。有请瑞士代表。

瑞士代表：

谢谢主席！

我认为在赫尔辛基公报中，我们针对三字母代码问题所使用的语言非常有趣。因此，也许我们可以简单地提到这些语言，并回顾我们对此进行的一些思考，例如当地社群也很重要，跨社群对话等等。

施耐德主席：

谢谢！但问题是：此处是否需要添加一些文本，或者我们自行决定采用这种做法？伊朗代表和阿根廷代表，请依次发言。

伊朗代表：

谢谢主席！在赫尔辛基 GAC 56 中，我们的职务是否发生了变化？如果没有，我们只需重申即可。我要讲的就是这些。没有新的措辞。因为每次当我们提出一个新的措辞时，决定过程都会变得很艰难。

施耐德主席：

阿根廷代表请发言。

阿根廷代表：

我支持法国代表提出的建议。但我认为还是应该在赫尔辛基公报中提及这一点的。

施耐德主席： 你希望有所提及。那么，为了不浪费时间，我们是否可以要求某人来撰写文本提案？因为有些人可能需要回顾赫尔辛基的具体文本，并且我们也提到会深入研究并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或顺着这个意思表达。这就是你要表达的意思吗？伊朗代表请讲。

伊朗代表： 我没有问题，但我对提及当地社群有问题。这属于国家问题。我们应当有一个笼统的表达方式，并且我也不支持在公报中的任何部分加入“必须”一词，这听起来口气太过强硬了。

施耐德主席： 我记下来了。因此最终的文本可能与你现在所看到的有所不同。谁能来帮帮我们，法国代表。

法国代表： 好的。谢谢！所以，你会回顾赫尔辛基公报，并且基本上来说，会提及我们将继续展开讨论。好的。谢谢！

接下来进行下个部分的讨论。他们认为解决方案已经呼之欲出了。我会给他们一分钟的时间。

但我认为，不是所有人都支持当地社群的。也许我们是在国家层面这么说。我们鼓励所有人在国家层面讨论此问题。法国代表请发言。

法国代表： 是的。谢谢主席！我认为你应当在最后的部分中提出“全球社群”的概念。我将补充另一句话，称 GAC 中的许多国家建议将顶级的三字母国家代码作为国家和地区顶级域名，由国家或当地社群管理。

施耐德主席： 你真的想说这个吗？

法国代表： 部分国家曾提到过这一点。

施耐德主席： 如果要求所有国家在某个时间点都表示同意的话，语气可能太过强硬。我的意思是，目前我们并不着急。你知道的，我只想知道在 GAC 中保留文件的常见做法。好的。我们阅读了来自法国代表的提案。如果有文件的话，没问题。如果没有文件，我们会停止处理此提案，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法国代表： 你还可以在末尾处提及，部分国家希望能通过跨社群机制处理此提案，如果她愿意的话。

施耐德主席：实际上在信息部分之下我们并没有添加什么内容，我不确定我们是否应当这么做。有请澳大利亚代表发言。

澳大利亚代表：谢谢！除非要说其他国家不同意，否则我不愿意这么做。
谢谢！

我认为只需要忽略那句话就行。

施耐德主席：在 GAC 内部继续讨论之后是否可以停止？然后看看在稍后的阶段要进行哪些讨论？我认为这会使我们变得更强大，也给我们自己一些时间，这个阶段我们其实什么都不用说。实际上我们还是有时机的。大家认为有帮助吗？有请英国代表和伊朗代表。

英国代表：我们对最后一句话没有任何安排。因此请在 GAC 之后停止。
谢谢！

施耐德主席：伊朗代表请讲。

伊朗代表： 我同意。但我建议在没有引用任何人观点的情况下，句子开头不要说“进一步引用”。我们不引用任何人的观点。我们会进一步继续展开讨论。

施耐德主席： 怎么都可以。我认为那不会改变什么。如果改动后效果更好的话，我没有意见。好的。各位觉得可以吗？很好。谢谢！

西班牙代表有话要说，她希望能回顾重点内容。谢谢西班牙代表。有请。

西班牙代表： 谢谢主席！接下的这部分是关于新任副主席的选举的。我建议增加一句话，强调他们的委任将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后开始。根据运营原则的规定，这是面向媒体发布的公报。如果面向媒体发布，他们可能会认为在本次会议后其委任立即开始生效。

谢谢！

施耐德主席： 是的。否则的话，如果我们不感谢即将离任的副主席，会传递出奇怪的信号。

伊朗代表： 关于副主席，我建议你明天处理，或者现在就处理这个问题。

施耐德主席： 我认为公报中有这些内容就够了。

伊朗代表： 为什么你希望大家进行反思呢？

施耐德主席： 如果你想看看大家的反应，那么请重复你的提案。

伊朗代表： 原因仅仅是因为我们不想就第一个部分进行沟通。目前也不进行讨论。目前，在选举 GAC 副主席方面还没有制定出相应的规定。GAC 还没有就 GAC 的地理区域或地理事务达成一致意见。应当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我们有五位副主席。我建议设立六位副主席，他们没有足够的投票权当选副主席，可以在五位副主席名单上额外添加一位副主席一年的时间，这样大家就可以共同协作，以维持 GAC 中不一样的环境。在那之前我们已经公布了相关规定，因此我们也会相应地遵守这些规定。这就是我的建议。

我建议帕尔 (Par) 同意假定额外增加一名副主席角色一年的时间，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制定出相关的规程，也许我们可以采取不同的工作方式。我已经与其他同事就这个问题讨论过了，我确定其他同事也都支持该提案。

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我只想澄清一点，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当前运营原则规定，我们最多可以有五位副主席。我们可以做的是，在最后一次书面确认时，宣布上述三位为候补官员，诸如此类。因为，目前我们还不能拥有五位以上副主席，我只是想澄清这一点。我们需要找到其他条款来支持这一点，就如我们上次所做的一样。

我看见欧盟委员会代表希望发言。

欧盟委员会代表请发言。很抱歉。

欧盟委员会代表：

我只想复述一下你所说的。我一点也不反对第六位候选人出任副主席，因为他也可以胜任，等等。我只是复述一下你说的运营原则相关内容。

谢谢！

施耐德主席：

好的。阿根廷代表请发言。

阿根廷代表：

谢谢主席！

我们都知道，目前有六位候选人，但是只有五个席位。如果这是某些同事的想法，应该在选举前就与整个政府咨询委员会分享这种想法。

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

还有其他意见吗？

西班牙代表请发言。

西班牙代表：

我是个律师，我的倾向始终是尽力按照原则办事。如果这是一场选举，候选人比席位多，那么就从候选中选出五位，我认为，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结果。

这是 [关闭麦克风]。

施耐德主席：

谢谢，伊朗代表请发言。

伊朗代表：

我很抱歉；亚太地区有 75 个国家/地区。什么规则规定欧洲应占有两个副主席席位？

哪项规则是这样说的？或者说，另一个地区根本就没有副主席席位。我们在做什么？

我并非针对任何人，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亚太地区是一个大区域，有 75 还是 76 个国家/地区。所以，这样做又有什么不好呢？

不要太拘泥于规则，因为规则并未恰如其分地反映实际情况。一个区域只有两个国家/地区，而另一个区域有 75 个国家/地区。你们却仍然坚持只有两个国家/地区的区域有两位候选人，或者说两个副主席席位，另一个区域什么也没有。所以，我认为，虽然我们必须接受某些结果，但是，尊敬的同事们，请不要太拘泥于规则，因为规则真的没有反映实际情况。

施耐德主席：

卡沃斯，你的言论自相矛盾。你以区域为例来解释为什么我们需要多一位候选人，但是，你却说，我们不应该拘泥于规则。我不确定此时我们的逻辑是否一致。

事实是，根据规则，可以推选出五位副主席，就如有些同事所说，我们只有五个席位，但是有六位候选人，那么，按照逻辑，不管怎样都有一位候选人落选。

如果你想修改这些原则，没问题。如果我们认为，我们需要采取特殊措施，就如上次一样，我们可以这样做。这属于政府咨询委员会的决策范围。我们可以决定要求或任命某位候选人担

任候补官员，不管准确措辞是什么。但是，我们必须就此达成共识，而且必须为此给出充分的理由。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伊朗代表请讲。

伊朗代表： 我们有适当的理由。五个区域，五位副主席，每个区域一位。

施耐德主席： 你说过，我们不按区域划分。

伊朗代表： 不对，等一下。五个区域，五位副主席，但是有个区域有两位副主席。这是什么意思？

施耐德主席： 瑞士代表请发言。

瑞士代表： 谢谢！关于这个问题，任何结果都有可能。我认为，公报中的既定规则或既定流程充分反映我们讨论过的内容。我认为，我们没有讨论过这一点，所以，我们明天有机会就此进行讨论。

无论如何，这五位正式副主席都是按照运营原则规定推选出来的。

这属于内部问题，若有必要，我们明天可以就任命第六位副主席的特殊可能性进行讨论。但是，我认为，不应该针对公报内容展开讨论。

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 有请牙买加代表和奥地利代表简短发言。

牙买加代表： 关于瑞士代表刚才的意见，我想重复一下。我赞同他的意见，现在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恰当时机，因为这似乎会，或者说可能会引起争议。所以，我想重复问一下，主席，你是否同意瑞士代表的意见，明天就此展开讨论？

施耐德主席： 这正是我的建议，进行选举时，将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

有请奥地利代表发言。

奥地利代表： 谢谢你，托马斯。

我恐怕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上次我们推选副主席候选人时就展开过这些讨论。问题完全一样。情况也完全一样。我不知道就这个主题我们耗费了多少时间，但我不想白费力气重复工作。

如果真的有必要按区域分配，那么我们再举行一次会议，耗费半天或更长时间来起草新的运营原则，然后确定。到那时，作为一名律师，我必须说，我们坚持按照规则办事吧。我们有既定规则，我也完全听明白了伊朗代表的观点。那是国际电信联盟的制度。我们有所不同。我们不是国际电信联盟。我们不仅更加现代化，而且更加灵活。但是，如果大多数代表认同你的观点，那么我们就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是在接下来的某次会议中——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我认为，我们会找到时间的。但是现在，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必须坚持运营原则。就是这样。

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关于公报中的这个问题讨论到此为止，大家同意吗？我们明天会找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不过，我们可能无法就如何处理涉及如此多区域的较大问题作出决策。我会参考巴西代表的建议，这个问题提出后，他们会为我们提供——他们会针对解决地区多样性，实施地区多样性和代表性的现有模式进行一些研究，因为在此找出切实可行的方法对我们而言更为复杂。如果大家同意，我建议，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就此打住，明天我们会花更多时间来讨论，尤其是确定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

我没看见有同事提出异议，所以，我们回到哪一部分呢，我想是政府咨询委员会建议部分，对吗？

汤姆，请播放幻灯片，谢谢。

汤姆·戴尔：

谢谢你，托马斯。

我认为，这张幻灯片的内容有细微变动。我现在找不到具体内容了。不管怎样，屏幕上显示的是未来通用顶级域名政策和程序，[音频不清晰]，政府咨询委员会建议 ICANN 董事会，这是在重申他们在赫尔辛基公报中关于制定未来通用顶级域名政策和程序的流程和时间安排的建议。

事实上，我认为，这方面内容没有变动。

很抱歉；本次建议的理由与政府咨询委员赫尔辛基公报中所述理由完全相同，董事会尚未对公报中的建议做出任何回应。

施耐德主席：

内容有变动吗？你认为这方面没有变动，所以，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就此耗费时间。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这张幻灯片上的内容有变动吗？

汤姆·戴尔：

公共安全工作组稍微更改了一些内容。所以，我来读一下。第一，政府咨询委员会建议 ICANN 董事会于哥本哈根召开的第 58 届 ICANN 会议五周前对公报附件一中所列问题做出书面回应。

理由就是，政府咨询委员会之前已经同意执法尽职调查建议。第二，虽然按照《注册服务机构服务协议》第 23 条规定处理了适用于注册服务机构的大部分建议，但政府咨询委员会目前正在收集实施部分协议条款相关的更多信息。第三，政府咨询委员会不仅希望能够更清楚地了解 ICANN 使用面向公众提供的滥用报告资源的方式，而且正在收集行业近期发展及 ICANN 努力设置滥用报告与绩效标准的相关具体信息。

施耐德主席：

大家有意见吗？还有问题吗？有异议吗？

好的。似乎没人想发言。

我们继续看下一段。

这里稍微有些变动——

汤姆·戴尔：

是的，托马斯。谢谢！根据本次讨论，我稍微进行了一些修改。

我们要看——抱歉。

施耐德主席：

你想针对修改后的内容还是没修改的内容发表看法？在这一点上，让汤姆先说，然后我们再听取各位的意见。我们非常愿意听取你们的意见，但是请给他一个机会——

汤姆·戴尔：

谢谢！我来读一下修改的内容。

政府咨询委员会为 ICANN 董事会提出了以下两个建议：一，采纳政府咨询委员会在赫尔辛基公报中提出的关于二级域名中的双字符国家/地区名称的建议；二，明确表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已经采纳了政府咨询委员会的建议。

理由与早期文字阐述的完全相同。

谢谢！

施耐德主席：

好的。大家对此有什么意见？有请伊朗代表和巴勒斯坦代表。

伊朗代表：

谢谢！在之前读的另一部分内容中，欧洲委员会建议使用“应用”这个词来取代“考虑”或“采纳”。我建议替换“采纳”。“应用”提出的建议。

谢谢！

施耐德主席：

关于这一点，我没有太大意见。哪一个更好，“采纳”还是“应用”？是英语为母语和英语非母语的区分吗？如果没有人

提出问题，我们将——有人举手。有请加勒比电信联盟代表奈杰尔发言。

加勒比电信联盟代表： 好的，谢谢你，主席先生。如果你们正在寻找合适的词，我建议你们可以考虑一下“接受”，不过，我有一个问题。我们仍然会关于董事会已经通过补充决议的事项提出建议吗？

施耐德主席： 因为我们还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所以我们会的——是的，我们会。

巴勒斯坦代表在吗？

加勒比电信联盟代表： 但是，决议根据赫尔辛基会议期间收到的建议做出，包括政府咨询委员会提出的建议。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施耐德主席： 我明白你的意思。

有请巴勒斯坦代表发言。

巴勒斯坦代表： 大家晚上好。坦白地说，对于书面内容，我没有任何异议；但是，我想问董事会一个问题。

问题就是，ICANN 董事会迄今为止尚未对赫尔辛基公报中的建议做出任何回应，与此同时，他们却关于在二级域名中使用双字符做出了决策。那么，问题就是，为什么呢？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或许，对于海得拉巴公报，他们也会这么做。他们不会对此做出回应。我们随后会有另一份公报，但是他们仍然不会采纳我们的任何建议。所以，我们该怎么做呢？

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关于他们的反应，我想，我得准确地说一下，至少在我今天读到的决议中，他们认为，他们已经考虑了我们的建议。唯一的问题就是，他们没有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没有机会告诉他们，我们是否认可他们说的采纳了我们的建议。

但是，至少他们认为，他们考虑并采纳了政府咨询委员的建议，我是这样想的。

有问题吗？

汤姆·戴尔：

抱歉，托马斯。我想补充一下，这一点可能有助于缓解巴勒斯坦代表的焦虑，那就是，政府咨询委员会有机会向董事会提出这些问题，呼吁他们在本次会议的四周时间内将我们的建议纳入议程。

谢谢！

施耐德主席：

再次强调一下，问题就是我们在此要表达的是什么呢？我认为，根据我的理解，我们要表达的是，从根本上而言，我们注意到董事会已经做出了一项决策，在他们看来，他们考虑了我们的建议，但是没有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没有机会发表意见，关于他们是否采纳我们的建议给出我们的观点——因为我们不认可他们已经适当考虑了我们的建议这一点，或者说至少有些国家/地区不认可。这就是我们努力要表达的意思。

当然，反复告诉他们有点 [音频不清晰]——我不确定“应用”是否是最好的措辞，但这就是细节。

第二点也像是提醒，就是，我们希望他们明确表明是否采纳了我们的建议，无需解决任何人的问题，只是给我们一个确切答复。我认为，这可能就是我们努力要表达的观点。

接下来有请新西兰和西班牙代表发言。

新西兰代表：

我们同意你的观点，就是，我们应向董事会指出，我们之前已经提出了建议，然后明确告诉董事会，他们应表明是否采用了我们提出的建议，而不是反复重申他们应应用我们的建议。不知道我说得是否有道理。

谢谢！

施耐德主席： 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应删除部分内容，如第一部分，仅详述第二点？这是你的提议吗？那么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新西兰代表： 我们建议将第一部分中的“应用”改为“留意”——

施耐德主席： 好的，但是这样做无济于事，因为他们说，他们不仅注意到了，而且考虑或采纳了我们的建议，诸如此类。在决议中他们是这样说的。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

接下来有请西班牙代表、巴勒斯坦代表和牙买加代表依次发言。

西班牙代表： 谢谢！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打算对此讨论到什么程度？我个人认为，我可以接受这部分内容，因为我们国家并不像其他国家/地区一样这么关注这个问题，所以，我可以接受这部分内容，不过，我认为，这部分内容并未反映出其他国家/地区要表达的意思。

我同意你们的观点，但我可以完全不考虑整个文本的内容。而且，第一，我想将我认为大家未说出口的话说出来，就是董事

会可能通过其他方式采纳了我们的建议。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认为董事会未接受我们的建议。

第二，我们可以要求董事会承认他们未考虑我们的建议，这需要通过章程咨询程序来处理，因为我们向他们提出的建议是政府咨询委员会达成共识的建议。但是，对于这种情况，他们只需要回复我们一份信函，说，是的，我们已经采纳你们的建议，并且我们正打算强制执行。就是这么简单。

施耐德主席：

谢谢西班牙代表。

有请巴勒斯坦代表发言。

巴勒斯坦代表：

我同意西班牙同事的观点。毫无疑问，每个国家/地区的具体情况不同，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也不同；不过，我现在想说两点。第一，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应添加一些文字，这样一来，他们以后处理我们的建议就不会采用这种方式。我们不想让他们以后再以相同的方式处理我们的建议。他们应该以正确的方式真正留意并处理我们的建议。

第二，这个问题非常敏感，因为有些国家/地区的处境非常敏感。我们必须尽力在公报中以最佳的方式澄清和反映这一点。

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

我们尽力找出最佳的反映方式——我的思路变得越来越清晰了，大家也这样觉得吗？

所以，再强调一下，我们努力要表达的是什么呢？从根本上而言，我们要表达的是，我们认为，董事会没有正确地按照程序开展工作，而我们希望未来不要再出现这种情况了。问题来了，如果这就是我们要表达的意思，那么我们努力找到某种方式表达出来，或许比现在这样做会更直接一些。

还有人有意见吗？埃及代表，你有意见吗？

埃及代表：

听完大家的意见，我认为，或许，我们不需要第一点，我们可以只保留“建议董事会明确表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纳了政府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后面的内容。然后，再补充一点，就是你们刚才说的，我们不希望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不过，我的意思是以其他形式表达出来。

但是我认为我们希望这两条信息清楚说明发生了什么。并且我们希望在未来避免这种情况，对吗？

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如果这是我们希望所说的，大家是否同意现在从最后三次干预中提炼出来的内容，存在两个元素，我们希望确切了解董事会如何认为自己适当地处理了我们的建议？这是其一。

其二，提供我们期望这样的信号，然后问题是什么？如果他们这样想，那么第二件事是什么？我们还未达到这一步。至少我个人是，我未完全达到。是否有人有相关表达方式。下面有请牙买加代表、CTU 代表、英国代表。让我尝试一下——还有埃及代表。尝试进一步明确这点，从而我们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牙买加代表。有请。

牙买加代表：

好的。我想说明下，是否我们要表示根据 ICANN 董事会所制定的解决方案，并且该解决方案现在已经公开，我们不认为他们遵照了 GAC 建议？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吗？好的。

那么，在这个背景下，这一点可保持不变。

但是对于在他们采用的方法上将他们召集起来，也许在其中我们可以处理在双方协作上加强的工作，并理解我们所说的文字内容，大家知道，我们需要解决这些事情。可能这将是处理这个问题的适当方式。我们不一定将它置于两字符国家代码之下，即便很明显这是它发生的地方。

施耐德主席：

谢谢！实际上，我很高兴，如果我们有了与之相关的措辞，然后我们就可以在第二个步骤中为它找到位置。但是你在此处提出了一点。我们也可在其他部分下提出这点。但是，让我尝试为它找到表达方式。然后看看可以将它放在什么位置。

下面有请 CTU、英国、埃及和伊朗代表依次发言。

CTU 代表：

谢谢主席！在我看来，似乎我们在讨论两字符国家字符代码的主题，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董事会已经通过了这项决议。我认为并没有说明该如何开始。GAC 注意到董事会在该事项上通过了决议。

然后我们继续表明我们想要说什么，我们是否想要让他们指定如何考虑 GAC 提出的建议。但是我认为我们需要看到，GAC 已经注意到开始讨论的该决议。

施耐德主席：

谢谢！我觉得这应当是部分原因。因为这并非建议的一部分。这是我们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提出另一条建议的基本原因。可能我们应当说“GAC”——我们应当遵照 CTU 的提案。GAC 已经注意到。

我们有来自 Olivier 的提议，我们可用作你尝试提出的建议的一个元素。在采用和该建议直接相关的措施之前，务必告知其

有关 GAC 建议的位置。这可能是我们可使用的元素。让我们遵照发言顺序。英国代表、埃及代表和伊朗代表。

英国代表： 好的，谢谢。我在思考应该对严重问题制定的语句，因为董事会已经采用了决策，而没有对 GAC 提供明确回复。

针对 GAC 在赫尔辛基上的建议。

对于董事会继续在没有回应赫尔辛基公报中 GAC 就该事项所提建议的情况下继续决策，GAC 表示严重关注。并且可参考我们已经确定的 GAC 董事会程序。

施耐德主席： 也许，这可能会有所帮助。因此我们可将这点添加到现在为新内容的最后措辞中。原因在于那是一种关注。并非建议。汤姆，你是否可在这里创建新的段落。然后我们以开头 Mark 所说的开始。你说 GAC 关注——不是在开头。

英国代表： GAC 表示严重关注。不只是关注。

施耐德主席： 你可以复述下吗——

英国代表： 对于董事会继续在没有回应赫尔辛基公报中 GAC 所提建议的情况下继续决策，GAC 表示严重关注。

请停一下。这并非依照已经达成一致的 GAC 董事会程序。请停一下。最后一点不假思索就想到了。

也许我们需要对其进行处理。这并非依照已经达成一致的 GAC 董事会程序。请停一下。

施耐德主席： 我们是否可以说“在 GAC 看来，逗号，这并非”——表示这是我们的观点。

然后我们可实际使用最后一段作为理由，针对我们所认为的 GAC 建议董事会去做的事情，基本遵照达成一致的程序，坦率地说明，作为第二元素。我们现在是否认为现在该理由按照我们所想的说明了情况？我将快速说明一下。第一部分。“针对赫尔辛基公报中关于此事宜的建议所提供的理由仍然有效。在时间安排和透明度方面，在准备海得拉巴公告时，董事会尚未回应赫尔辛基通告，因为这对未决事项解决方案没有帮助”——这对未决问题解决方案没有帮助。然后我们继续说，“董事会对此通过了一项决议——”，我们可能应当说我们已经注意到董事会已经通过了。但这并非必须。

“对于该事项，董事会在其 2016 年 11 月 8 日的会议上通过了一项解决方案。”

GAC 表示严重关注等等。

并且我们认为这并非依照达成一致——噢，应该是已经确定的，而不是达成一致的。因为实际在章程中是已经确定的。我们表达为已确定的 GAC 董事会程序，这样可以吗？这个理由是否说清楚了情况？我们对此的意见是否一致？西班牙代表？

西班牙代表：

我认为它有点缺少某些成员要表达的意思。

在牙买加代表的措辞中说到，GAC 不认为董事会像他们表现的那样已经接收其建议，问题不在于他们是否提供了回复，或者是否在他们就问题做决定前提供了回复。问题在于他们表示已经接受，而我们认为他们没有。

因此我认为这两者之间有明显差异。但是我在这里不提供具体措辞。这是个很小的意见，为什么他们要表示已经接收了建议。因为他们没有单独采用 GAC 的赫尔辛基公告。他们已经看了有关该问题的一系列公告，尤其是 2014 年的洛杉矶公告，当时 GAC 表示经验表明在第二级别上使用两字符代码不存在问题。他们重复了两次或三次。

我们应当在自己的公告当中更加一致。因为一旦我们表达了什么，他们将说出另一件事。并且我们对董事会提供了机会，采用更贴近他们批准的内容的版本。这就是目前的情况。谢谢！

施耐德主席：

因此，基本而言，你说的是他们仅考虑过去的 GAC 建议的元素，基本上他们可将这些建议用于自己的理由。他们没有提及或强调其他人考虑到数年来就该问题制定的其他内容表达一些意见？问题是：如果这是我们要表达的，我们如何写进去？我们可以做的是——有一个元素已经存在。对于董事会继续在没有回应赫尔辛基公报中 GAC 所提建议的情况下继续决策，GAC 表示了严重关注。

我们在此处可以添加的是，如果他们向我们告知了决策，我们应当有机会做出反应。并且我们可能在赫尔辛基公告之后提出，从而阻碍 GAC 进行反应、参与等方面的机会。如此这般。

这可能是让我们更贴近想要表达的内容的元素。牙买加代表。

牙买加代表：

额外的理由可能是依据不会影响使用它的方式的措辞。我们将注意解决方案。并且我们将继续表示，GAC 不清楚解决方案对建议是否产生了影响，这是赫尔辛基公告所发挥的作用。我认为这是这方面的当前情况。对于是否完全体现了整个公告的含义存在不确定性。在我看来这可以成为你们希望他们说明自己是否已应用的理由。因为对我们来说，实际上不确定他们是否已经这样。

告知。但是第一点说请应用我们之前的建议。我不明白为什么它立刻被删除了。我认为不要删除任何内容。保持原样就好。这是对的。

施耐德主席： 因为有些人认为，要求他们应用某些他们认为已经应用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删除它的原因。

伊朗代表： 我不这么认为。明确的表明，请应用它。如果他们不应用，那是他们的事情。保留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施耐德主席： 但是这样你就需要说明，我们认为他们没有应用建议。我们是否赞同，我们认为董事会没有应用建议？然后我们需要说明这个——也许我们可以先看看理由——结果是——

伊朗代表： 好的。对于理由，首先有少许编辑意见。不使用过去，使用已批准，或者已经进行批准。董事会已批准或者已经进行批准现在第一个没有问题了。11 月 8 日——在将这些和该影响连接在一起之后，或者在该关联中，GAC 根据该解决方案表示。我们应当明确。在该关联中，逗号，GAC——句子没有任何问题了。

没什么问题了。现在你们想在这里停止吗？或者是否要说在未来，在应用或采用任何解决方案之前，请考虑 GAC 建议。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物。我们只是在说解决方案或 GAC 与 56 次会议之间的问题。你们对于未来是否要说什么？

施耐德主席： 那么这将是建议部分。这是我们要求董事会采取的行动。我所看到的逻辑至少是这样。你们对于现在的理由表达方式没有意见了吗。

伊朗代表： 我没问题。是的，没意见。

施耐德主席： 让我们先处理下理由部分。这是否体现了 GAC 共同的想法，是否缺失了什么？语气是否过弱，或者太强，或者已经合适了？让我们试试把理由确定好。

然后看看我们想在建议部分说些什么，作为行动项目。有请巴勒斯坦代表发言。

巴勒斯坦代表： 我认为文字上已没什么问题了。但是这里在 GAC 中我有一个问题。我参加了昨天的工作会议。我询问 ICANN 董事会是否决定采用该解决方案。机制是什么，他们如何根据已采用的解

决方案制定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根据该解决方案，我们未来的方向是怎样？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我不太明白你的问题。你是否可以复述一下，帮助我更好地理解。谢谢！

巴勒斯坦代表： 关于 ICANN 董事会在这个早晨采纳的解决方案，我认为 ICANN 董事会已经采纳了该决策或解决方案，而没有参考 GAC 中董事会任何成员的意见。有关这个解决方案的采用，我们的立场是什么？就这方面来说，我们的未来会是怎样？

施耐德主席： 谢谢！我认为这有两个方面。如果你读了解决方案，会看到有大量对于 GAC 和 GAC 建议的参考。所以我们不能说他们没有考虑 GAC 的建议，因为他们明显是参考过的。我们可以说两件事。其中一件事在那里，我想已经很清楚了。我们说他们准备太仓促，或者是你们用英文所表达的此类意思，在决策之前没有返回来告诉我们，在他们看来自己已经接受了它，并且这关系到他们如何接受它，如何计划实施它，然后询问我们这样是否可以？你们是否同意我们的解读，或者你们是否认为我们实际没有接受或实施建议？

只有这样以后他们才应当进行决策。

他们省略了和我们之间这样的沟通元素，没有确定 GAC 是否同意，没有答复我们。

这就是当前的红色文章要体现的意思，如果我没说错的话。

在对于未来的协作有什么影响等方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但在我看来，除了主旨以外，我们想说我们期望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无论以什么方式；这将是我们要提出的建议的第二个元素，然后我们可以讨论牙买加代表有关我们是否在此和在其他部分进行该工作的意见。但这些是两个元素；我们认为董事会没有正确地遵照流程，这意味着我们期望董事会在未来遵照流程，但实际上对于目前这个，也是如此期望。但是目前这个已做出决定。

希望以上说明能够解答你的疑问。

好的。我们是否可以就让理由部分保持原样——牙买加代表。

牙买加代表：

抱歉，你是说第一段保持不变吗？因为我们可能刚才在考虑删除这段，只保留现在显示为红色的部分。因为第一段看上去已经不再适用。

施耐德主席：

这可能是有意义的，仍然有效，但是不再重要了，如果你的意思是刚才所说的那样的话。

我认为牙买加代表是正确的，基本上说关键内容是红色的新文字，对吗？我们是否删除现在显示为蓝色的第一段？有任何异议吗？没有异议。因为这样就够了。

那么理由是这样：我们了解董事会批准了一些内容，在我们看来，没有遵照程序。

好的。让我们回到这里。

这意味着什么？根据我们现在构思的内容，我们要给董事会提什么建议？我们想要对董事会说什么？

首先，我们读到“我们指明或我们要求他们指明针对政府咨询委员会建议所采取的行动”。也许这一点没有像我们期待地那样表达清楚。

伊朗代表请讲。

伊朗代表：

就是这样。我们可以说“清楚地指明在批准的决议中是否充分考虑了这方面的政府咨询委员会建议”。

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考虑了这些建议。

施耐德主席：

我们考虑这些建议，因为他们谈到过这一点。他们说考虑了这些建议。这不是问题。

伊朗代表： 我们说的是要确保这一点。也就是确保考虑了政府咨询委员会建议。

施耐德主席： 是的，但他们说我们做到了这一点。他们是这样说的。

我们可以说向我们表明你是否已经正式接受了，但那基本上已经成为事实。他们说他们已经接受了。就是这样。那么我们要说什么呢？我们要说什么呢？

我们认为他们没有遵守程序。他们还没有给我们答复，他们没有如同我们期望的那样实施这些建议，我们也没有机会表达意见。这是我的理解，也正是我们试图要说的。

有请匈牙利代表。

匈牙利代表： 也许“如何”这个词可以帮助我们表达意思。“清楚地指明他们如何考虑到政府咨询委员会建议”或“如何应用政府咨询委员会建议”。

施耐德主席： 很好，使用“如何”这个词可以解决问题。我们决定使用“如何”，这样有合理的原因，可以反映出他们的想法。

下面有请西班牙代表，接下来还有加勒比电信联盟 (CTU) 代表和埃及代表。

西班牙代表： 这样可以反映出他们的想法吗？指明他们为什么接受政府咨询委员会建议的原因？

施耐德主席： 有请加勒比电信联盟 (CTU) 代表和埃及代表。抱歉！

CTU 代表： 谢谢！清楚地指明在这个问题上是否根据政府咨询委员会建议采取了行动。

在这个问题上的行动是根据政府咨询委员会建议采取的。

施耐德主席： 有请埃及代表。

埃及代表： 谢谢主席！

我认为我们不会很快达成一致，因为就决议本身而言，我们不是站在同一立场上。这里提到的决议是 GAC 洛杉矶公报等文件附带的，但在 2016 年 6 月 30 日的 GAC 赫尔辛基公报中，政

府咨询委员会向董事会提出建议，GAC 公报指出“这些建议被纳入建议措施中以避免混淆”。

根据董事会的说法，他们考虑到了政府咨询委员会建议，但他们考虑这些建议的方式是将政府咨询委员会的任何要求纳入已获得批准的措施中。

无论这是否让政府咨询委员会感到满意，我不知道，但至少这是从决议中引用的内容。

如果知道这一点，我们会对他们在回复 GAC 公报之前就做出决定感到不太高兴，至少我的观点是这样。我认为现在的问题在这里，而不是他们是否遵守或如何遵守这些建议。我是想说.....

好了。谢谢！

施耐德主席：

我理解了埃及代表陈述的逻辑关系和信息，由于存在这种合理原因，我们应该说他们基本上没有适当地遵守程序。我们试图表达的观点是，我们建议董事会适当地遵守程序。

伊朗代表请讲。

伊朗代表： 清楚地指明是否采取行动。董事会采取的行动都反映在 2016 年 11 月 8 日通过的决议中，或者有所提及，完全符合赫尔辛基公报中提供的政府咨询委员会建议。

符合赫尔辛基公报中提供的政府咨询委员会建议。你要写下日期。够了。第一段，是的。第二段，始终表明它的——

施耐德主席： 请稍等一下，让我找到这些内容。

好的。请继续，伊朗代表。

伊朗代表： 第二段是在今后始终表明它的立场或董事会的立场。这里说的是董事会的立场。应该明确说明董事会有关政府咨询委员会建议的立场，然后再采取与该建议直接相关的任何措施。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伊朗代表。

有什么意见吗？没有反应？

这是否清晰表达了我們试图说出的想法？

我可以将沉默视为同意吗？

西班牙代表请发言。

西班牙代表： 只有一个小问题，应该说“完全符合”。

谢谢！

施耐德主席： 好的。反对？

有请新加坡代表发言。

新加坡代表： 谢谢，我想对于 Roman II 而言，我们应该要求董事会指明，你们今后将确保在采取任何措施之前，都将与政府咨询委员会进行沟通。我认为，我们应该要求他们确保向政府咨询委员会表明董事会的立场，而不是告知你们始终必须进行沟通。

我的意思是说，告诉我们将如何确保在采纳政府咨询委员会的建议之前，你们将与政府咨询委员会进行沟通。

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新加坡代表。不仅要回答“是”，还要向我们解释他们如何确保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可能更具可操作性。

我们希望增加这一点吗？我们不仅希望拥有知情权，还要表达观点，我们希望在做出决策之前，我们有机会做出反应。因为

我认为这很重要。不仅是拥有知情权。它还关乎我们是否有机会做出反应，表明我们不同意实施。这是否没有必要？

西班牙代表请发言。

西班牙代表： 我认为有必要。我们应该这样做，因为它有合理的理由，但以前没有提到过这一点。

施耐德主席： 如果你希望增加这一点，可能意味着今后在采取任何措施之前，都要在适当的时间，表明董事会有关政府咨询委员会建议的立场。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增加诸如“让政府咨询委员会在决策做出之前做出反应”之类的内容。然后指明如何做到这一点。

伊朗代表请讲。

施耐德主席： 谢谢主席。我认为最后一部分“指明如何做到这一点”不是必要的。它不是必要的。

你告诉他们必须事先告诉他们什么。

有请巴勒斯坦代表发言。

巴勒斯坦代表： 从我的短期经验来看，我有过使用两字符的二级域名的短期经验，我建议增加字符数，虽然它只是三字母域名基础上的一小部分，我们可以防止在未来出现问题。

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我看到有些人在摇头，试图发表意见。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区别对待这个问题，这是大家普遍的期望。我认为域名规则应该适用于所有情况。从大家脸上的表情看来，我不认为应该区别对待这种特殊情况。毫无疑问，域名规则应该适用于所有情况。这没有问题。

我们是继续使用当前规则？还是必须进行修改？

有请西班牙代表和欧盟委员会代表依次发言。

西班牙代表： 继续你刚才说过的话题，我们能够说 Roman II 适用于关于任何问题的建议吗？而不仅是在二字母代码的问题上？

施耐德主席： 你是否有文字提案？我们可以让汤姆输入。

西班牙代表： “在任何问题方面”或“有关任何问题”。

施耐德主席： 好的。

有请欧盟委员会代表发言。

欧盟委员会代表： 好的，非常感谢！我认为这非常好，我不希望延迟在这一点上的讨论，我认为它非常有用。也许现在我们有了新文本，也许我们要增加这一点，它与我在讨论时理解的来自董事长的提高董事会决议透明度的承诺相关。

有一种可能性，我将决定权完全交给大家，让每个人决定是预先增加有关提高董事会决议对整个社区的透明度的规定，或者是在其他地方做出相关规定，两种方式哪个更好。我将决定权完全交给大家。我不希望展开长期讨论，这会造成一些不应该有的问题。

施耐德主席： 谢谢欧盟委员会代表。如果我们采纳该请求，它应该放在关于相互理解、期望和交流的部分中。这是它应该在的位置。我建议我们观望一下，如果你认为放在这里更恰当，我们仍然可以移到这里。

我们可以接受这个建议吗？目前来说它是否足够合理？

伊朗代表请讲。

伊朗代表： 谢谢主席。我仍然认为最后一部分“指明如何做到这一点”不是必要的。

谢谢！

施耐德主席： 是否应该删除这个内容？你希望保留吗？

对于删除内容，是否有任何反对意见？

如果对删除没有反对意见，我们可以删除它，这是我们的建议。

好的。

那么，我们可以开始下一项讨论了吗？谢谢！

汤姆·戴尔： 谢谢你，托马斯。

接下来讨论政府间组织名称缩写的保护。在似乎已经过去了很久的休息时间，政府咨询委员会同意了一个小型起草小组的意见，我记得这个小组包括 WIPO 和欧盟委员会的代表，还有英国等几个其他成员。无论如何，他们已经提供了合适的文本。这是该小组提供给我们的文本。这就是文本的来源。它是通过 WIPO 的代表传达的。

内容是：政府咨询委员会建议 ICANN 董事会与政府咨询委员会和 GNSO 进行合作，通过及时的流程和透明诚信的对话，消除有关政府间组织名称缩写的突出差异，并在 ICANN 第 58 届会议上报告进度。

为了消除政府咨询委员会建议与现有 GNSO 建议之间的差异，首先在 2016 年 10 月 4 日提出了小组折衷提案，ICANN 董事会主席向 GNSO 发出了信函；也就是说，ICANN 应该在第二级别上建立有关政府间组织名称缩写的程序，以便告知政府间组织已经有第三方注册了它们的缩写；建立争议解决机制，但与 UDRP 分隔开，它是特别针对向仲裁庭而非国际法庭的上诉提供的，符合国际法的相关原则；紧急救济——例如 24 至 48 小时——域名暂停机制可以缓解即时危害的风险。

在这种有关补救性保护的背景下，政府咨询委员会敦促当前的 GNSO 工作组考虑小组的提案。

在此类措施实施之前，政府咨询委员会提供的列表上的政府间组织缩写仍在两种语言中保留。合理原因如下：政府间组织承担着全球公共服务使命，负责保护他们在 DNS 中的名称和缩写，这符合全球公众利益。

政府间组织是独特的以条约为基础的机构，由政府按照国际法创立。

小组的折衷方案会打破政府间组织与合法第三方之间的权利和利益之间的合理平衡。ICANN 的章程和核心价值指出，在政策

制定流程中，应该考虑到受影响最大的实体的利益，在此处这些实体就是政府间组织。

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

法国代表请发言。

法国代表：

谢谢主席。在第一次阅读之后，有几个国家的代表发表了评论，我对制定公报的流程感到有一点困惑。我传阅了一份有关政府咨询委员会列表的提案，它至少得到了多个国家或地区的支持。但它不在公报中。它甚至没有作为备选方案提出。它是有关流程部分的。

但实质上，除了第一段之外，我认为文本整体是好的。我认为语言仍然缺少力度。因此，我希望使用我发送给汤姆的段落来替换这一部分，这个段落更加准确，建议董事会采取行动。众所周知，问题是在过去四年中，董事会没有对此采取行动，因此你可以将它作为第一段的备选方案，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托马斯将要添加这些内容，如果你们曾经对流程感到困惑，我要为此道歉。在第一次阅读之后，我曾经鼓励那些有兴趣

趣制定其他提案的代表共同完成这项工作。但也许表述不够清楚。WIPO 代表，你希望我们在一般水平上对此做出反应，我们是否应该等到看到提案之后？WIPO 代表请发言。

WIPO 代表：

就是这样。谢谢主席！如果有些程序没有得到适当遵守，因而导致了问题，我要为此进行道歉。我们查看了来自法国代表的有帮助的提案，它们被发送到列表中，并且显示在屏幕上。实话实说，我认为问题大部分在于措辞。如果你保留现有的文本“与政府咨询委员会和 GNSO 进行合作”，你可以添加内容——对不起，汤姆。我知道你正在打字。你可以在前两句之后添加“采取行动”的字样。我想这样可以消除两种文本之间的差异。

对不起，我们的一些远程关注会议的同事有了一个提议。我刚才收到了他们的提议，建议在下一段的第三行末尾的“也就是说”处添加几个字。

这一段——

施耐德主席：

请发言。

WIPO 代表：

也就是添加“作为一揽子方案”这几个字。

再强调一下，这是我们的远程关注会议的同事提出的建议。

施耐德主席： 好的。在我们讨论两种备选方案之前，从整体而言，这些文本是否能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我们试图表达的想法。在我们研究每一段文本之前，我们是否在尝试表达的想法方面站在同一立场上。如果没有人提出异议，我就认为大家都同意。我们逐段进行分析。伊朗代表请讲。

伊朗代表： 是的，我同意你的意见。我们应该逐段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在段落中进行添加和删除，但不是整段。对于红色的第一段，我没有任何问题。谢谢！

施耐德主席： 我们要等到写完之后。现在写完了吗？好的。我们有两个备选方案。红色的一个段落和黑色的一个段落。两个备选方案。你的观点。你更加倾向于哪一段。我们已经听到了伊朗代表的意见。WIPO 代表，你认同伊朗代表的意见吗？

WIPO 代表： 声明一下，我们没有偏好。第二段力图做到简洁。

施耐德主席： 英国代表？

英国代表： 我更倾向于第二段。从解决突出差异的角度来看，它似乎显得更加有力。那是我的倾向。谢谢！

伊朗代表请讲。

伊朗代表： 谢谢主席。我们昨天已经讨论过了。我们要求董事会优先选择，第一段是他们的首选。它的表达已经强得不能再强了。看一看他们发表的意见，包括在公共评议期内和其他场合。红色的段落反映出进行对话的观点。我的意思是为了促进提高透明度。第一段非常强有力。它的表达已经足够强了。

施耐德主席： 我发现我们在找到“优先选择”这个词之后就非常它愿意使用：“突出差异”而不是不一致。法国代表请发言。

法国代表： 为了明确起见，我不认为第二段的表达非常清晰——当然你可能知道问题所在。但它说要解决突出差异，而没有指出你们讨论的是哪些具体问题。政府咨询委员会建议和 GNSO 建议之间存在措辞上的不一致。这是我们要谈论的内容。

在第二段中，表达不足够清晰。这正是我倾向于第一段的原因。谢谢！

施耐德主席： 由于大多数人都更加倾向于第一段，我想问一下所有人都同意使用第一段吗？这样可以吗？没有反对意见。那么，好的，汤姆，请删除第二段——有反对意见吗？很抱歉，不要大声说话。不要犹豫。

美国代表，你要发言吗？

美国代表： 我们刚才要提到，引用以前的政府咨询委员会建议也许偏离话题太远。因为在政府咨询委员会建议的内容方面，有很多历史记录。我只想提到，我们实际上可能要让话题回到以前的建议上，对于董事会而言，并不是完全清楚。谢谢！

施耐德主席： 如果你说政府咨询委员会建议和 GNSO 建议之间的差异，应删除“以前的”字样，使得它不太像是在引用以往的历史记录，这会消除美国代表的担忧？有请美国代表发言。

美国代表： 我认为问题是政府咨询委员会建议能够有比当前小组提案中更多的解释。

我们试图确定的很多问题都将在后面的文本中得到清楚解释。

施耐德主席： 你要提出什么建议？采用我们将要删除的第二段——我们还没有删除它。有黑色和红色的段落。使用黑色还是红色的段落？很抱歉，我们的讨论重点——

美国代表： 我们倾向于黑色的那一段。我们希望对它进行适当的修改，更好地体现出我们现在讨论的观点。但要再强调一次，我们现在关注的不仅是宽泛地引用以往的政府咨询委员会建议。我不认为这样会提高清晰度，相反可能增加更多混乱。

施耐德主席： 谢谢！WIPO 代表请发言。

WIPO 代表： 谢谢！也许，作为一种总结方式，你可以说在当前的政府咨询委员会建议.....

施耐德主席： 什么是当前的政府咨询委员会建议？这里有一个。

未知身份的发言者： 这是公报。

施耐德主席： 法国代表请发言。

法国代表： 只有一个问题要向美国代表澄清。如果你倾向于第二段，那你说的扩大差异是什么意思？你指的是什么？他暗指的是以前的政府咨询委员会建议和 GNSO 建议之间的不一致。这正是它的含义。你应该知道，准确的真正突出差异更加容易混淆。它可以指任何东西。

实际上，小组提出的解决方案正好可以消除这些不一致。我们再重复一遍。我认为，如果我们坚持使用第二段，其表述的清晰度将会更低。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接下来由美国代表和伊朗代表发言。请美国代表先发言，谢谢。

美国代表： 好的。下面的文本解释了这些差异。但 WIPO 代表提供的有关当前政府咨询委员会建议的折衷方案可以消除我们的担忧。谢谢！

施耐德主席： 是对第一段还是第二段进行修改？第一段。伊朗代表请讲。

美国代表： 谢谢！再次说明，我们现在倾向于使用红色的文本，也就是包含“当前”字样的第一段。我们再说明一下，政府咨询委员会经历了多年的发展。如果指所有 GAC 建议，可能非常容易让人混淆。所以，我们应该继续指明是当前的政府咨询委员会建议。谢谢！谢谢！我们赞成使用红色的文本？有请伊朗代表和法国代表。

伊朗代表： 主席，我希望美国代表说明“当前”的含义是什么。“当前”是具体指某条建议。你说的“当前”的含义是什么？在这里，它仍然是模棱二可的措辞。“当前”的含义是什么？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

美国代表，你要发言吗？

美国代表： “当前”指的是小组提案。

施耐德主席： 法国代表请发言。

如果我们感觉，与曾经作为切入点的 GNSO 建议相比，截止目前提供的建议才是切入点，那么小组提案的内容应该是折衷方案的内容，但不应作为切入点。

这种差异让我感觉很纠结。因此，我应该分享一下我在这方面的理解。

伊朗代表请讲。

伊朗代表：

谢谢主席。他们都来自美国。他们说小组的输出是政府咨询委员会建议。其实不是。它不是政府咨询委员会建议。

它是来自某些折衷方案的提案，并非政府咨询委员会建议。因此我不赞成加上“当前的”字样。因为不同的人对“当前的”这个词的理解各不相同。删除“当前的”，只说“政府咨询委员会建议”即可。否则会造成理解困难。小组的输出并非政府咨询委员会建议。它是小组的旨在解决问题的提案。

施耐德主席：

谢谢！法国代表请发言。

法国代表：

谢谢主席！我同意来自日本和新西兰的同事的意见，应该听取以往的政府咨询委员会建议，将政府间组织的名称缩写放在保留列表上。现在，小组的提案是以往的政府咨询委员会建议和

GNSO 建议之间的折衷解决方案。你是对的。如果我们说，我们的切入点是认同小组的意见，这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必须展示它是一种折衷解决方案，政府咨询委员会试图消除这种折衷。我们应该重点强调这一点。谢谢！

施耐德主席：

也许，如果有助于董事会进行讨论，它们指的就是政府咨询委员会建议和 GNSO 建议之间的不一致。我们可以使用相同的语言吗？这一点可以接受吗？我们没有指定。如果我们说政府咨询委员会建议和 GNSO 建议，可以接受吗？我看到美国代表在点头。我看到其他代表也在点头。红色的段落将替代黑色的第一段。好的。谢谢！

让我们进入下一部分。以下几点将是我们的起点。这也意味着它不一定是终点，但它是我们开始的基础。我认为这展示了灵活性，也许可以发出了积极的信号。你对两段文本和这几点还有其他意见吗？大家有意见吗？还有问题吗？伊朗代表请讲。

伊朗代表：

主席，我们可以替换东边的文本吗。应该是小组的折衷方案。谢谢！

施耐德主席：

你们可以接受吗？它让我们可以更加灵活。你可以阅读一小部分。第二行。

未知身份的发言者： 很抱歉，

施耐德主席： 这里。这样可以吗？我们可以给他们更多时间吗。也许有些快。

我要问一下大家对这段文字的保护伞和三点的看法。有什么问题 and 意见吗？伊朗代表请讲。

伊朗代表： 主席，一揽子方案的含义是什么？一揽子交易。你希望一揽子方案覆盖所有可能性和范围。我们真正需要一揽子方案吗？我建议将其删除。回忆当初，使用这种说法的原因是，政府咨询委员会建议 ICANN 董事会，通知应在行动通知之前发送至注册人，也应始终发送至政府间组织。制定折衷方案时，重要的是由于我们倾向于预防方面，另外还存在补救性方面，也就是第二点。争议解决机制。换言之，我们在通知方面，也就是第一点上达成了妥协。必须支持这一点，而第二点则是注册后的争议解决机制。

施耐德主席： 谢谢！我认为，如果我在这一点上正确，就意味着在这方面有取舍，我们提议以它为起点。我们能够接受吗，伊朗代表？

伊朗代表： 主席，当我们说一揽子方案时，就意味着我们不会有灵活性和谈判等要素。如果你对它进行了更改，我们说它是一揽子方案。我们无法赞同的一个小问题。它与作为起点的第一部分相冲突。在第三个问题上，不应该是一揽子方案。它是一个起点。因此，我仍然认为我们不需要一揽子方案。谢谢！

施耐德主席： 我们有看法。其他不同看法。

有一个备选方案，也就是说 ICANN 在第二个级别上确定有关政府间组织缩写的所有规则，而不是使用一揽子方案。这样会更好吗？也许听起来更加周全。那就试试吧。应该确定所有以下规则。我们可以接受这个建议吗？然后进入有“在有关补救性保护的这些背景中”字样的那一部分。好的。谢谢！

请发言，秘鲁代表。

秘鲁代表： 对不起，我要回到那个段落，我疑惑政府咨询委员会建议是否能够敦促 GNSO 工作组采取相应行动：我觉得我们过去就是这么做的——

我认为他们应该向董事会而不是 GNSO 提出建议。不是吗？

施耐德主席：基本上。但我的意思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说 GNSO 敦促我们在结构方面灵活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在这里跟他们进行讨论，他们如何做出反应。但你有观点。

但你有观点。政府咨询委员会为董事会提供建议，并非完全是现成的成熟想法。或者，我们可以说我们鼓励董事敦促 GNSO。如果我们需要，它符合这种逻辑关系。

法国代表请发言。

法国代表：我同意秘鲁代表的观点。我认为这是向董事会提供的建议。主席先生，解决方案非常好。我们可以向董事会提出建议，或者鼓励董事会敦促 GNSO。

施耐德主席：我们要通过董事会的渠道。我们提出建议——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是否建议董事会敦促当前的 GNSO 工作组。伊朗代表请讲。

伊朗代表：主席，我们不能建议董事会敦促 GNSO。董事会不能敦促任何人。

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在说什么。

董事会已经同意了建议，但他们不能敦促 GNSO，除非开始置疑建议不正确。因此我们必须避免这种情况。我们目前不能要求董事会敦促 GNSO。这是不可能的。

施耐德主席： 有请欧盟委员会代表发言。

欧盟委员会代表： 对不起，但也许 WIPO 或其他人将做出更好的解释，但这个特殊方面并不是专门针对董事会建议。它是在这种背景下——事实上，瑞士代表对这种情况了解甚至更加清楚。但是，我们要把这个问题放在建议的背景下——即向董事会提出的具体相关建议。但这是在那种特殊情况下，因此不应该向董事会提出建议。抱歉！

施耐德主席： 有请瑞士代表。

瑞士代表： 谢谢主席！我认为，我们也许应该尽可能做到高效，因为正如你可能知道的那样，负责补救性保护问题的 GNSO 工作组即将发布中期报告，以征询公众意见。在小组提案中提及的这些补救性保护方面，最高效的做法是为他们提供政府咨询委员会的具体支持，使得 GNSO PDP 工作组能够直接联系到中间方，这

些中间方能够在 6 个月之内做出反应，我们真正支持将这些要素作为补救性保护的一部分。

也许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将这些文本放在哪里。我们可以将它放在公报中的其他位置，正如我们很多次做过的那样，比如说在向董事会提供有关政府间机构的建议的背景中，另外我们还敦促 GNSO。

但完全从文本的视角来看，把它留在这里比较合理。

施耐德主席：

是否包括红色的附加内容呢？

不包括。

伊朗代表请讲。

伊朗代表：

主席，我们是否期望 ICANN 董事会敦促政府咨询委员会采取行动？

现在，你是否期望 GNSO 要求董事会敦促政府咨询委员会采取行动？没有。

因此我建议纳入以下内容。使用被动语态。建议将小组提案纳入考虑范围之内，而不提及 GNSO。使用被动语态。

施耐德主席： 由董事会。由董事会。我们把这段文本放进去。

谢谢！伊朗代表对提案的反映。

下面请法国代表和瑞士代表发言。

法国代表： 我同意瑞士代表的意见。如果 GNSO 敦促政府咨询委员会采取行动，那么政府咨询禹也能够敦促 GNSO 采取行动。在其他方面，也许可以找到一种折衷解决方案，但在建议方面没有。

但我认为，实质了我同意瑞士代表的意见。在 GNSO 工作组中，要考虑到此提案，这一点非常重要。实质上，我们完全赞成。唯一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制定文本，把它放在公报中的什么地方。实质上，我们要保留 GNSO 的补救性权利，这一点非常重要。

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有请瑞士代表。

瑞士代表： 谢谢主席！我非常赞成法国代表的观点。我认为，如果我们保留原文，不添加新内容——我们指的是在有关 IGO 保护的部分下提及的建议的背景，我们可以使用相同的语言，把它放在其他问题下，然后将副本发给 GNSO PDP 工作组。

施耐德主席：

我们必须记住，GNSO 也在阅读我们的建议。他们会向董事会发表他们的评论——包括他们如何理解建议、他们认为正在采取哪些措施、哪些措施可行或不可行。

从他们的角度来看，GNSO 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建议的接收方。我认为这样说是公平的。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首先，也许我们要确定是否在公报中保留有关敦促 GNSO 的内容？如果保留，问题将是这些内容应该放在哪里和怎么放？首先讨论第一个问题。

伊朗代表请讲。

伊朗代表：

主席，我们不能敦促 GNSO，原因是我们不期望 GNSO 敦促 GAC。

它们两者都是独立的。我们不能因为小组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就把任何一个建议都发送到小组。我们不能将所有人排除在外。

所以可以将内容放在其他地方，但它不是建议。要求董事会敦促 GNSO。否则，他们将来会做相同的事情。他们要求董事会

敦促政府咨询委员会采取行动。我们是否愿意接受敦促？我不认为它是正确的。

把它放在其他地方，而不要放在建议中。

施耐德主席： 我的意思是，你是否希望将这种想法保留在文档中？这就是我的问题。但现在你说放在其他地方，而不是放在这里。

我是问是否要在文件中保留此内容。

伊朗代表： 我认为不要保留。

施耐德主席： 好的。我们是否应该完全删除此内容？

有请欧盟委员会代表发言。

欧盟委员会代表： 或许又是一个折衷方案。

如果我们将此内容移到别的地方，我们可以说“关于有效权利问题，我们已放到其他部分，”至少我们没删除这方面的内容。

阅读 GAC 公报太复杂了。这只是一个想法。

如果要移出此内容，我没有异议，但至少参考一下折衷方案。

施耐德主席：

鉴于复杂性，如果保留此内容，使用“请求”一词替换“强烈建议”怎么样。在此上下文中，即 GAC 请求 GNSO。这样会让问题简单些吗，还是根本没有任何改变？

伊朗代表请讲。

伊朗代表：

主席，“请求”不是建议。我同意将此内容放到别处，并使用“请求”一词。我们可以有礼貌地请人、请求，这样不用将此内容放到建议部分。而是放到别处。关于这个说法，就是 GAC 请求 GNSO 考虑所有工作组的提议。我们不能将此内容放到建议部分，毕竟请求与建议是不同概念。

建议的意义很明确。意义很明确。

施耐德主席：

谢谢！

大家同意伊朗代表的意见吗？我们是否应该将此内容移到别处？

法国代表请发言。

法国代表： 就一个问题。如果在之前的公报中，已经有 GAC 一致认可的语言，即使用“强烈建议”一词，那我们也可以保留“我们应该知道”，在之前的公报中，此语言是不是一致认可的语言呢？如果在之前的公报中已使用此语言，现在的公报也可以使用它。

施耐德主席： 据我的理解，我们现在是在讨论将此内容移到何处，或者是否保留此内容。伊朗代表提出不保留此内容，而是将其移到别处。

因此我们会移到别处，我想我们会将其移到其他内容下。

不管怎么样，我们得紧紧围绕议题发言，否则我们会在这儿讨论到明天，我想我们都不愿意这样。

有请瑞士代表。

瑞士代表： 好，我们将此内容移到其他地方吧。就这样做吧！

施耐德主席： 有请 WIPO 代表。

如果没有，我想我们可以继续看下一部分。字符串相似性审核。这部分有变更吗？

汤姆·戴尔：不提此内容不会影响 DNS 的稳定性、安全性等。可以删除这部分内容。我想只有这个改动。

施耐德主席：那就删除这部分。
有请欧盟委员会代表发言。

欧盟委员会代表：就是这样。我之前提过建议，为了精简冗长的公报内容，我们可以审核有“指导原则”的地方，具体而言，我们可以清除所有“指导原则”内容。因为 GAC 主席的信函中提到了所有相关内容，我不知道是否有必要重复这些内容。
这样都是为了提高效率，以及减少讨论的问题。

施耐德主席：谢谢！我想大家都不会对此有异议。
好的。
下一部分。

现在，这部分的修订要抓住我们讨论的要领，尽量避免出现角色认知问题或差异，积极提出问题，因此建议是：我们将此举措称之为促进相互合作和共识。内容是：GAC 建议董事会加强与 GAC 和支持组织之间的沟通，增加定期沟通的频率，从而促进双方对彼此角色以及 ICANN 框架程序达成共识。

第二点，对每个人都适用，第二点是讲 GAC 与董事会之间的双边关系。加强与 GAC 之间的沟通，增加定期沟通的频率，从而促进双方对 GAC 提出的公共政策问题和国际国家法律问题的性质和目的达成共识，同时更好地理解 GAC 的预期以及董事会实施 GAC 建议的想法。这样，还涉及到实施双字符代码时我们所面临的挑战。

第三点提出了具体建议，我们在与董事会的会议中讨论过。在发布公报四周内安排董事会与 GAC 的电话会议，并将此做法视为惯例，确保双方对此规定达成共识。

另一点是欧盟委员会代表、欧洲委员会代表之前提过的内容，即：考虑在董事会会议召开之前公开发布解决方案草案。

理由是，在首次发布公报后——第一点是相同的。在 2016 年 7 月 20 首次发布董事会与 GAC 的电话会议公报时，GAC 发现这类交互有助于对建议的规定达成共识。加强交互似乎有助于董事会更好地了解 GAC 提出建议的意图和预期，并且有助于 GAC 更好地了解董事会分析和处理 GAC 建议的想法。

此外，GAC 还认为，为了增加透明度，在采纳董事会解决方案草案内容之前公布此内容，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有效交互是很有用的。

因此有以下两点。一是不但增加董事会与 GAC 之间的交流和交互，还要增加董事会与其他 SO 和 AC 之间的交流和交互，同时定期安排这类交流活动。二是通过在董事会会议之前公布董事会解决方案草案，增加透明度。

我们再讨论一下此建议的四个要素。有请新西兰代表发言。

新西兰代表：

谢谢主席！我们支持此建议，并想进一步讨论与董事会的合作，因为我们觉得需要为促进交流做出更多努力。

我的意见与 Roman III 部分有关。虽然这并不是特定文本建议，但只要提出来有用，我就很高兴。我们觉得，董事会电话会议让亚太地区的人员不得不面对时区问题。因此，我们支持在我们参加 ICANN 会议期间发布公报后，通过召开面对面会议与董事会讨论公报。谢谢！

施耐德主席：

我们完全赞同此意见。为什么不提供两种备选方案呢？比如让 GAC/董事会会议安排遵循惯例做法。当我们还在此开会时，如何如何安排，否则通过电话会议安排会议。因此，我们也可

以提出，在更适合大家的时间召开电话会议。不过当然，对于处于中间位置的大多数人而言，压力始终很大。

但至少在我看来，我们也不能让领导层一直在同一时间召开电话会，对。因此我们可以轮换会议时间，一起分担负担。同时，托马斯已经提出一些意见。在发布公报四周内，通过相关 ICANN 会议或电话会议形式，安排董事会与 GAC 的会议，以后均需遵循此惯例做法，确保双方对此规定达成共识。这样也没用。有请埃及代表和伊朗代表依次发言。请埃及代表先发言。谢谢！

埃及代表：

谢谢！我想，如果电话会议没有固定时间，或许也可以考虑轮换制，大家可以一起分担时区差异问题所带来的困扰。我只是有点好奇。并不是强烈主张这样。

但对于前两点，这些内容更适合放到理由部分而不是建议部分吧？我的意思是，我赞同文件中的所有内容。但我没看到像 Roman III 和 IV 部分一样的具体建议。我就不多说了。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埃及代表。我想我了解你的观点了。问题是，考虑到理由可读性不强，这是根本问题，我的建议是保留此内容。

当然，大家决定。

如果大家对此没有意见，我也没有意见。另一个问题是一个具体建议，此建议更笼统。伊朗代表请讲。

伊朗代表：

谢谢！我对此方面没有问题。但我想当我们说到所有会议形式时，是用一种形式替代另一种形式。或许这不仅仅是要么采用这种形式，要么采用那种形式，具体取决于实际情况。如果我们在召开实体会议，就通过实体会议讨论。如果是在实体会议休会期间，就通过电话会议讨论。这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问题。需要视情况而定，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问题，一种会议形式并不能替代另一种会议形式。

施耐德主席：

我觉得这是非此即彼的问题。因为在发布建议后也可以召开实体会议。如果不召开实体会议，则必须召开电话会议。有请埃及代表。

埃及代表：

为确保不再出现讨论电子邮件清单时出现的那种困惑，需在 ICANN 与董事会的会议期间召开面对面会议。我觉得需要视情况而定，不是我们讨论能够决定的。我建议先完成发布公报的任务。发布公报后，我们才能召开面对面会议或电话会议对不对？

施耐德主席： 我认为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挑战。你是对的，有请新西兰代表发言。

新西兰代表： 对，我觉得埃及的同事看到了根本问题。或许我们可以说，好，是召开公报发布会议，还是召开公报讨论会议，明确具体内容。

施耐德主席： 正如汤姆所说，这够清楚吗？如果大家花时间确保双方对发布公报后的规定达成共识，即先召开公报会议，然后在相关 ICANN 会议期间召开发布公报后的会议——不就更清楚了？我们看看这部分的结尾，大家都看到了吗？看一下就明白了。此工作可以在会议中完成，也可以在公报发布后的四周内完成。大家完全清楚了吗？好的。大家对其他要点还有意见吗？如果没有，我们就讨论理由了？还有意见、建议吗？如果没有，我们就不讨论这部分了。伊朗代表请讲。

伊朗代表： 主席，我提议讨论放到括号中的内容。或许大家可以试着讨论这部分内容。可能有帮助。

施耐德主席： 请稍等。明确一点，括号部分是唯一没有讨论的内容。其余部分已达成共识，还有什么内容没有讨论？你们三个中谁先发言。阿根廷代表请发言。

阿根廷代表： 还有一点有关提名委员会声明的文本。即，大家一致认同，会在 GAC 中分析此请求。只有这个没讨论。

施耐德主席： 好的。是在哪部分？

阿根廷代表： 第一个内部。
我们在哪儿进行内部分析。并且也没有参与提名委员会。

施耐德主席： 请稍等一下，Olga。我们先解决哪个问题呢？
希望这个问题很快就能解决。我们花一分钟解决这个问题，毕竟之前还有另一个问题没解决。告诉我们你要讨论的具体位置。

阿根廷代表： 文件中指出“GAC 参与提名委员会”。然后指出“还是独立的”。

“这些内部事务”。

就在那里！后面——那里。“大家一致认同，在 GAC 内部分析此请求。”

施耐德主席： 请慢一点。

阿根廷代表： 将在 GAC 内部分析、审阅，在 GAC 内部考量。

施耐德主席： 就是这样。

阿根廷代表： 就是这样。谢谢！

施耐德主席： 大家觉得呢？可以接受吗？我想，如果没弄错的话，这是达成共识的内容。好的。我们可以接受吗？新西兰代表？

新西兰代表： 只是一个程序上的问题。我们说过结束工作组这部分的讨论吗？我觉得我们还没有讨论这部分内容。谢谢！

施耐德主席： 抱歉！由于后台发出的噪音，我没听见。我也可以试着通过屏幕了解大家的意见。

为什么没有结束工作组这部分的讨论？我以为我们大家没有其他意见了。但还有人重提这些问题，我们以为已经结束讨论这些问题了。在整个公报讨论结束之前，有人发现没有讨论的内容吗？

大家基本上都赞同吗？这是达成共识的内容吗，大家要看看是否考虑过了吗？我想就是这样。阿根廷代表请发言。

阿根廷代表： 关于这一句。不是用 **Would**（会）。而是用 **Will**（将）。“大家一致认同，将考虑此文本。”在听力文稿中可以看到这一句。我们同意此意见。

施耐德主席： 我们会考虑的。这样可以吗？好的。

谢谢！

我们看看伊朗代表的提议，希望能够帮我们解决最后一个问题——有请加拿大代表发言。

加拿大代表： 非常感谢，主席先生。对 IANA 管理权移交部分提个意见。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再讨论一下开头的内容。

施耐德主席： 如果你想我们再讨论一下，我们就讨论一下这部分内容。

加拿大代表： 我不知道我们讨论过这个内容。似乎跳过这部分了。

施耐德主席： 我们尽量让大家了解突出的要素。如果有忘记提及的内容——我得说，现在无纸作业是个挑战啊。就我个人而言，我出生于 20 世纪。但如果有时我有纸和笔，我的概述会好一些。

加拿大代表： 非常感谢！说一个小调整，我们之前提过此意见。我想主席先生是知道的。除了制定流程以外，我们还需要制定与马拉喀什会议交流一致的 GAC 参与标准。因此我们提议在流程后面加上“标准”一词。或者在流程前面加上该词。在哪里都可以。流程和标准。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

大家对这个有意见吗？法国代表要发言吗？

法国代表： 建议保留马拉喀什公报中的共识语言。是用标准还是条件？如果是 ccNSO，我们应使用“条件”。保留共识语言。好的。

施耐德主席： 这样可以吗？没有反对意见？那么，
谢谢你提出这一问题。对，可以这样说。

阿根廷代表： 我忘记告诉大家了，乌拉圭代表也支持我们的提议。

施耐德主席： 好的。我建议为解决括号部分的问题后，我们中断一下，将这部分内容打印出来，希望整理的内容就是这样的。我们继续。
有请美国代表发言。

美国代表： 很抱歉，如果没有必要我是不会再提出此问题的。但我们不清楚是否已结束工作组部分的讨论了。现在适合提出关于人权工作组的一点编辑问题吗，还是应该等会儿提出来？

施耐德主席： 我们是没有结束工作组部分的讨论呢，还是已经结束了这部分的讨论？我们没有结束这部分的讨论。我们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吧。

汤姆·戴尔： 好的。我按要求通读一下这部分内容。从“公共安全工作组”开始。

公共安全工作组继续参与各种 ICANN 社群计划。PSWG 成员参与竞争、消费者信任和选择 (CCT) 审阅会议。注册目录服务 PDP 工作组；隐私和代理服务、认证和实施审核小组；安全框架起草小组。PSWG 将就敏感字符串和网络儿童保护方面的问题向 GAC 提出建议。继续讨论工作组的运营指导原则，继续参与外展和能力培养活动，每两周召开一次外展工作促进会。

我就读到这里。

施耐德主席： 这就是关于公共安全工作组的文本。对此有任何意见吗？好的。我们看看下一段。

汤姆·戴尔： 好的。关于人权和国际法工作组的文本。

CCW 工作小组的报告人员更新了工作组的人权要点解释框架制定情况，包括在 2016 年 11 月完成的章程。

工作组打算拟定公共协商草案，供明年 2 月使用。工作组让 GAC 成员和观察员参与了此跨社群工作。最后，工作组同意支持工作组副主席的工作，帮助 CCW 工作小组报告人员联络相

关工作组，解决人权、跨境机构和其他企业问题。针对 ICANN 应用的指导原则和人权问题，征求这些工作组的意见。

英国代表已提供有关欧洲理事会报告的信息。他们向 ICANN 申请基于社群的新通用顶级域名，从人权角度看，机会与挑战并存。此举措是对 GAC 在马拉喀什会议中所讨论问题的跟进，之前鉴于当前轮次 ICANN 流程存在明显问题，为确保基于社群的申请优先级有效才有此举措，基于社群的申请作为当前轮次的原始版规定对 GNSO 很重要。

欧洲理事会将向新通用顶级域名后续流程政策制定流程工作组和 CCT 审核小组提交报告以供参考。GAC 将根据请求对赞同报告建议提出意见，旨在在下次哥本哈根会议上向董事会提交建议。跨社群工作相关方对工作组在尊重人权方面的企业和社会责任工作提供了更新情况。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对这部分有意见吗？有请美国代表发言。

美国代表：

谢谢！主要是想尝试精简这部分内容。美国建议——以“information（信息）”开头的段落。第二段到最后一段。我们建议在列出的 URL 后，删除以“as follows（如下）”开头的语句。

施耐德主席： 是“until further round（直至更多轮次）”这一句？

美国代表： 对，请删除这一句。还要删除这一段的最后一句。

施耐德主席： 大家接受美国代表的提议吗？有任何异议吗？我看没有——英国代表。

英国代表： 接受法国代表的提议。

法国代表： 非常感谢。

英国代表： 美国代表，删除语句仅仅是为了精简数量吗？谢谢！

施耐德主席： 有请美国代表发言。

美国代表： 对于 URL 后的第一句，删除它是为了精简。几乎全都是为了精简。对于第二句，删除它也是为了精简，而且有些担心提到此语句意味着赞同其报告建议。

我觉得，从我们的角度而言，我们可以考虑提出建议，但不一定赞同报告建议。这里存在措辞表达问题。但如果是更具前瞻性的内容，我不知道保留此语句有多重要。我很乐意考虑所有保守派的感受。

伊朗代表：

谢谢！这一段落现在强调了向 GAC 提出请求。我们现在不需要提出请求。以后会考虑是否提出这类请求。我们不必预期即将提出请求。我觉得我们不能在特定的正式建议中提出这类请求。我们不必提出正式或非正式的建议。因此我建议删除。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如果文本很长，并且介绍的是以后即将发生的未来行为，大家是否接受删除此语句？等此行为出现时，我们再讨论。这样可以吗？那么，英国代表在点头。那就删除此语句。好吗？大家是接受原样提供的语句吗？好的。伊朗代表请讲。

伊朗代表：

对于方括号中的跟进内容，可否让我提出文本建议？

施耐德主席：

请稍等。我想我们最好通读一下全文。但显然，情况似乎并非如此。我没有分出任何文件。这是我们第一次阅读此文件。对

吗？我们通读一下此文件吧。最后我们得提出括号内容。我们得让人阅读此文本的每一部分。有请下一位，汤姆。

汤姆·戴尔：

此报告表明，服务欠缺地区的 GAC 工作组在 ICANN 第 57 届会议期间召开了亚太地区能力培养会议，目前 ICANN 董事会、CEO、GSE、GAC 主席和 GAC 成员参加了会议。GAC 作为会议主持方召开了服务欠缺地区 HIT 会议。

工作组联合主席欢迎社群对工作计划提出建议，并且特别欢迎了解服务欠缺地区成员的难题和能力需求。

社群成员赞同有必要分配必需资源，让服务欠缺地区利益相关方以多样化、有意义的形式参与工作。

施耐德主席：

有什么意见吗？

我看没有任何意见，那就视为大家一致同意。

有申诉工作组的吗？

汤姆·戴尔：

谢谢！地理名称工作组。负责保护新轮次通用顶级域名中的地理名称的工作组，在 ICANN 第 57 届会议期间召开了会议。此工作组讨论了新拟定的最佳做法文件，其中包括创建名称存储

库的提案，提到了尽职调查流程以及适用于申请人和流程其他方的相关流程。

此工作组收到了许多意见，将在下一次 ICANN 会议之前与 GAC 一起分享新版内容。

施耐德主席： 有请新西兰代表发言。

新西兰代表： 谢谢！可能是文字问题，交给汤姆调整，但对于地理名称工作组和提名委员会工作组，我们要求这些工作组提供其全称，即在未来任何一次通用顶级域名扩展中审查地理名称保护工作的工作组，和审查 GAC 参与提名委员会工作的工作组。

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我认为大家对此不存在任何异议。

汤姆很乐意做出调整。

[笑声]。

好的。谢谢！标上星号或什么标记，这样就不会忘记了。

那么，

下一个是提名委员会工作组。

汤姆·戴尔： 谢谢！

施耐德主席： 有请美国代表发言。

美国代表： 非常抱歉。在继续看下一部分之前，建议对地理名称工作组部分做一些编辑。

关于此部分的最后一句“此工作组收到了许多意见”，我们想做一些补充。内容是：此工作组收到了许多意见并将接受更多意见，其目标是在下一次 ICANN 会议之前与工作组一起分享新版内容。

修改原因是，我们认为工作组参与者还有机会提意见，并且新版内容将先与工作组一起分享，然后再与整个 GAC 一起分享。

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

这样可以吗？

好的。

谢谢！

伊朗代表请讲。

伊朗代表： 可以将“接受”替换为“欢迎”吗？

施耐德主席： 可以，我认为可以。

谢谢！

应该说“欢迎”，而不是“将欢迎”。

伊朗代表： “将接受意见”。“并且欢迎大家提出更多意见”。不用“将接受”。不是“将接受”，“并且欢迎大家提出更多意见”。

不需要使用“将”。“并且欢迎大家提出更多意见”。

施耐德主席： 好的。对于这部分还有其他意见吗？

好的。

我们读完全文了吗？没有。GAC 参与和独立秘书处，之前讨论过这部分吗？

好的。那么，

汤姆·戴尔：

托马斯，还有一个工作组报告要阅读。提名委员会工作组根据新西兰代表的请求确定主题后，在 ICANN 第 57 届会议期间召开了会议。工作组为提名委员会选择 ICANN 领导职位候选人时要考虑的 GAC 标准拟定了新文件。GAC 成员建议更改此文件。工作组将在下一次 ICANN 会议之前与 GAC 一起分享新版本的的标准。

施耐德主席：

阿根廷代表请发言。

阿根廷代表：

谢谢！或许我们可以使用美国代表建议的最后一句的语言，即我们将欢迎大家提出意见，然后分享新标准。我认为情况是一样的。

施耐德主席：

我们可以使用一样的语句吗？我们知道，公报中没有工作组的运营原则内容，现在想办法或许有点晚。

我们现在读完全文了吧，唯一剩下的就是伊朗代表想提建议的括号内容吧？

我们先听听建议，然后决定是否可以结束这部分的讨论。

请伊朗代表先发言。

伊朗代表：

好的，在这部分内容中，所有建议都有项目符号。是的，大家已了解这些内容。最后，我建议取代括号的表达是，“为帮助实施以上建议，GAC 请求 GNSO”，之后提出请求内容。这与建议无关。这是一个请求，目的是为了实施建议。

这样可将这些语句衔接起来。我们并不是建议 ICANN 董事会做什么事，不是强烈建议 GNSO 采取措施，而是请求 GNSO 采取措施。我们采用的语句是“为帮助实施以上建议，GAC 将请求 GNSO”，之后加上请求内容“考虑小组提议”。

施耐德主席：

是这样吗？如果是，可使用此解决方案吗？

法国代表请发言。

法国代表：

谢谢！对我们来说是可以接受的。或许应该更准确一些。不是 GNSO。而是有有效权利的 GNSO 工作组；对吧？

施耐德主席： 大家可以接受吗？

有任何异议吗？

好的。如果没有漏掉什么内容，那就使用这个结果了。现在，问题是大家对此讨论结果满意吗，还是想适当讨论一下再签发？我听大家的意见。

打印需要半小时。是这样吧？

或者大家想要一个没有修订痕迹的电子文档，那很好。我想，那样需要的时间更少。

有请 WIPO 代表。

WIPO 代表： 如果大家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请见谅。对于提到联合国秘书长的信函这部分内容，如果大家看看下一个版本，会发现一两个小问题。

施耐德主席： 是，好的。

请发言。

WIPO 代表： 一个是语法点。其中的“to this respect（关于这方面）”，应该是“in this respect（关于这方面）”。

然后其中的“the GAC takes note of（GAC 需注意）”语句，我建议删除“communications exchanged between（之间交流的信息）”，将其替换为“letter from（提供的信函）”。删除“nations（联合国）”后的“and（和）”。

Letter（信函），用单数形式。

施耐德主席： 我们提到只有一封信函，还是各自一封信函？这样就有两封信函。

WIPO 代表： 我知道。

所以要删除“nations（联合国）”后的“and（和）”。

我们可以表明“负责政策制定的部长”。

施耐德主席： 好的。我觉得这就清楚了。

伊朗代表请讲。

有任何异议吗？

好的。有请伊朗代表发言。

伊朗代表： 主席，对于后续内容，是要今晚讨论吗？

施耐德主席： 抱歉，我没明白。

伊朗代表： 是要今晚讨论此公报的后续部分吗？还是明天讨论？

施耐德主席： 不，我觉得不要拖到明天去讨论。我想，今晚结束此公报的讨论。

伊朗代表： 那为什么需要打印副本？做什么？

施耐德主席： 这是个问题。想要副本吗？

伊朗代表： 不。

施耐德主席： 不想要副本？

未知身份的发言者： 不。

施耐德主席： 好的。这个问题大家自己决定，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文字问题？

我们先完成讨论吧。保持冷静，先完成讨论，然后——好。

是的。在我们讨论文件内容之前，还有其他修改吗？

就这样吗？

好的。

这表示我们对公报达成共识了吗，还是大家想再看看，然后再表明达成共识？

这就是我要问大家的问题。

大家一致赞同。不想再讨论。原样提供，就这样了。我听大家的意见。

好的。非常感谢，就这样了。我们将通过美好漂亮的形式呈现此公报。

[掌声]

非常感谢大家。

如果就这样更好。大家一定懂我的意思。我们不想开政治玩笑，我听到了，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好的。非常感谢！感谢口译人员的耐心和出色工作。

[掌声]

员工和在座的诸位。会议还没有结束。只是今天的会议结束了，顺便说一下，我想今天我们可以彼此感谢一下。

那么，

祝大家晚上愉快，明天见，我想是明天 9:00 开会。

谢谢！

[听力文稿结束]